

血

證

論

血證論五卷

四川彭縣容川唐宗海著

瘀血

吐衄便溺其血無不離經。凡係離經之血與榮養周身之血已睽絕而不合。其已入胃中者聽其吐下可也。其在經脈中而未入於胃者急宜用藥消除。或化從小便出。或逐從大便出。務使不留則無餘邪為患。此血在身不能加於好血而反阻新血之化機。故凡血證總以去瘀為要。世謂血塊為瘀。清血非瘀。黑色

為瘀鮮血。非瘀。此論不確。蓋血初離經。清血也。鮮血也。然既是離經之血。雖清血。鮮血。亦是瘀血。離經既久。則其血變作紫血。譬如皮膚被杖。血初被傷。其色紅腫。可知血初離經。仍是鮮血。被杖數日。色變青黑。可知離經既久。其血變作紫黑也。此血在經絡之中。雖已紫黑。仍是清血。非血塊也。是以能隨氣運行走入腸胃。吐下而出。設在經絡之中。即是血塊。如何能走入腸胃。耶。至於血塊。乃血入腸胃。停留片時。立即凝結。觀宰割豬羊。滴血盆中。即時凝結。便可知矣。故凡吐衄。無論清凝鮮黑。總以去瘀為先。且既有瘀血。便有瘀血之證。醫者按證治之。無庸畏阻。

瘀血攻心。心痛頭暈。神氣昏迷。不省人事。無論產婦。及吐衄家。有此證者。乃為危候。急降其血。而保其心。用歸芎失笑散。加琥珀。硃砂。射香。治之。或歸芎湯。調血。竭乳香末。亦佳。

瘀血乘肺。類逆喘促。鼻起烟煤。口目黑色。用參蘇引。保肺去瘀。此皆危急之候。凡吐血。即時斃命者。多是瘀血乘肺。壅塞氣道。肺虛氣促者。此方最穩。若肺實氣塞者。不須再補其肺。但去其瘀。使氣不阻塞。斯得生矣。葶藶大棗湯。加蘇木。蒲黃。五靈脂。童便。治之。

瘀血在經絡臟腑之間。則周身作痛。以其堵塞氣之往來。故滯。

得而痛。所謂痛則不通也。佛手散加桃仁、紅花、血通、續斷、秦艽、柴胡、竹茹、甘草、酒引。或用小柴胡加歸芍、丹皮、桃仁、荊芥、尤通治內外之瘀。方義較穩。

瘀血在上焦。或髮脫不生。或背膊胸膈頑硬刺痛。目不了了。通竅活血湯治之。小柴胡湯加歸芍、桃仁、紅花、大薊亦治之。

瘀血在中焦。則腹痛、脇痛、腰臍間刺痛。着滯血府逐瘀湯治之。小柴胡湯加香附、薑黃、桃仁、酒軍亦治之。

瘀血在下焦。則季脇少腹脹滿刺痛。大便黑色。失笑散加醋軍、桃仁治之。隔下逐瘀湯亦穩。

瘀血在裡則口渴。所以然者。血與氣本不相離。內有瘀血。故氣不得通。不能載水津上升。是以發渴。名曰血渴。瘀血去則不渴矣。四物湯加桃仁、丹皮、蒲黃、三七、花粉、雲苓、枳殼、甘草、小柴胡湯加桃仁、丹皮、牛膝。皆治之。溫經湯以溫藥去瘀。乃能治積久之瘀。數方皆在酌宜而用。

瘀血在腠理。則榮衛不和。發熱惡寒。腠理在半表半裏之間。為氣血往來之路。瘀血在此。傷榮氣則惡寒。傷衛氣則惡熱。是以寒熱如瘧之狀。小柴胡湯加桃仁、紅花、當歸、荆芥治之。瘀血在肌肉。則翕翕發熱。自汗盜汗。肌肉為陽明所主。以陽明

之燥氣而瘀血相蒸鬱。故其證象白虎犀骨地黃湯加桃仁紅
花治之。血府逐瘀湯加醋炒大黃亦治之。

瘀血在經絡臟腑之間。則結為癥瘕。瘕者或聚或散。氣為血滯。
則聚而成形。血隨氣散。則沒而不見。方其既聚。宜以散氣為解
血之法。九氣丸主之。在胸膈上者。加桔梗枳殼瓜蒌生薑甘草。
在右者。加蘇子桑皮陳皮。在左者。加青皮牡蠣當歸。在中焦大
腹者。加厚朴枳殼防己白芍甘草。在小腹下者。加橘核小茴荔
核橫櫛川棟子靈脂。氣散則血隨而散。自不至於結聚矣。至其
既散之後。則又恐其復聚。宜以調血為和氣之法。此時瘕氣既

散處於血分之中。但一調血。則氣自和。而不復聚矣。逍遙散。加丹皮香附。治之。歸脾湯。加柴胡鬱金子。亦治之。癥者常聚不散。血多氣少。氣不勝血。故不散。或純是血質。或血中裏水。或血積既久。亦能化為痰水。冰即氣也。癥之為病。總是氣與血膠結而成。須破血行氣。以推除之。元惡大憝。萬無姑容。即虛人久積。不便攻治者。亦宜攻補兼施。以求克敵。攻血質。宜抵當湯。下瘀血湯。代抵當丸。攻痰水。宜十棗湯。若水血兼攻。則宜大黃甘遂湯。或秘方化滯丸。外治法。貼觀音救苦膏。

瘀血在經絡臟腑之間。與氣相戰鬪。則鬱蒸腐化。而變為膿。另

詳吐膿便膿瘡膿門茲不再贅。

瘀血在經絡臟腑之間。被氣火煎熬。則為乾血。氣者腎中之陽。陰虛陽亢。則其氣上合。心火是以氣盛。即是火盛。瘀血凝滯。為火氣所薰。則為乾血。其證必見骨蒸癆熱。肌膚甲錯。皮起麤屑。名為乾血癆。病至此者。十治二三。仲景大黃廔蟲丸治之。蓋既係乾血。便與氣化隔絕。非尋常行血之品所能治也。故用諸蟲。嚙血之物。以銷蝕乾血。瘀血不去。新血且無生機。况是乾血。不去。則新血斷無生理。故此時雖諸虛畢見。總以去乾血為主也。如膽識不及。可以滋補之藥。送下此丸。亦調停之一術。

瘀血在經絡臟腑之間。被風氣變化。則生癆蟲。氣者腎水之所化也。故氣動即為濕風者。肝陽之所生也。故風動即為熱濕蒸。熱煽將瘀血變化為蟲。是為癆蟲。此猶之草腐為螢。穀飛為燕也。其辨法。面色下赤下白下青下黃。唇口生瘡。聲嘎咽癢。煩夢不甯。遺精白濁。髮焦舌燥。寒熱盜汗。口出穢氣。不知香味。喜見人過。常懷忿怒。夢見亡先。驚悸欬逆。或腹中有塊。或腦後兩邊有小結核。或食豆而香。又用乳香薰其手背。帕覆手心。須臾毛長至寸許。每日平旦精神尚好。日午向後。四支微熱。面無顏毛。皆是癆蟲之候也。月華丸主之。多食鱖魚肉。既有滋補。又善殺。

癆蟲。或用鰻魚骨燒黑。鯊甲炒為末。煎人參、當歸、白芍、白薇湯送下。補虛殺蟲相輔而行。若專事殺蟲。金蟾丸亦可間服。金線蛙燒服亦妙。黑猫殺取肝焙乾為末。月初五更空心服。大能殺除癆蟲。可代獺肝。獺爪為末。酒下。癆蟲居肺葉間。咯血聲嘶者。皆能治之。

癆蟲乃血化之蟲。最為靈異。其人死後。蟲為妖孽。傳染家人。為傳尸癆。錢三八者。其蟲不治。傳尸之證。與其所感之病人無異。金鑑謂宜服傳尸將軍丸。方載丹溪心法中。今查丹溪心法不載此方。然以將軍名丸。其主用大黃可知。夫傳尸蟲孽。襲染人。

身○亟○宜○除○去○故○主○攻○下○亦○如○仲○景○攻○乾○血○法○以○免○留○邪○為○患○也○
此○蟲○一○傳○人○身○便○能○聚○積○人○身○之○血○以○為○窠○囊○食○息○生○育○變○化○
無○窮○吾○謂○可○用○移○尸○滅○悻○湯○殺○其○蟲○而○奪○其○血○斯○無○遺○留○之○邪○
矣○

以上二證大便不溏泄者尚可攻治溏泄者不能任藥必死

蓄血

蓄血者或傷寒傳經之邪。或瘟疫時氣之邪。傳於血室之中。致周身之血。皆為邪所招致。而蓄聚胞中。小腹脹痛。其人或寒或熱。晝日明了。夜則譫語甚。則發狂。呼叫打罵。內經所謂血在上喜忘。血在下如狂。是也。癩犬咬傷。毒聚胞中。故令發狂。皆屬蓄血之證。仲景抵當湯治之。桃仁承氣湯亦治之。若膽識不及。可用膈下逐瘀湯。加大黃。若血猶未結。但是熱入血室。夜則譫語。用小柴胡湯。加桃仁丹皮治之。

血臆 血腫

血臆之證。脇滿。小腹脹滿。身上有血絲縷。煩燥。漱水。小便赤。大便黑。腹上青筋是也。醫書俱云。是婦人之病。惟喻嘉言謂男子恒有之。面色痿黃。有蟹爪紋路。脈雖虛極。而步履如故。多怒善忘。口燥便秘。脇脹腹疼。迨脹之既成。腹大如箕。遂不可救。東南最多。所以然者。東海饒魚鹽。魚者甘美之味。多食令人熱中。鹽者鹹苦之味。其性偏於走血。血為陰象。初與熱合。不覺其病。日久月增。中焦沖和之氣。亦漸為熱矣。氣熱則結。而血不流矣。於

是氣居血中。血裏氣外。一似婦人受孕者然。至彌月時。腹如抱
甕。推而言之。凡五方之膏。梁厚味。椒薑桂糝。成熱中者。皆其類
也。治之之法。以六君子湯加乾薑、川芎、防己為末。陳米、荷葉煎
湯。泛丸。白湯下。執中央以運四旁法也。

謹按喻氏之論。其言血脈之原。最為詳確。惟所主之方。與氣熱
則結。而血不流之說。未能脗合。蓋六君子與所加之藥。於治痰
嗽為宜。且須寒飲方為切合。如論所謂。應用清和理氣之品。攻
劑代抵當。凡主之和劑。丹梔逍遙散。加薑黃、香附治之。諸書皆
用桃奴散。或琥珀散治之。第兩方用溫藥。亦血因寒凝之劑。與

喻氏所論。又有不同醫者。審證擇用可也。

又有石痕腸覃。狀如懷子。腹日以大。月事以時下者。為腸覃。以寒客於腸外。氣病而血不病也。宜橘核丸主之。月事不以時下者。為石痕。乃寒氣客於子門。子門閉塞。惡血當下不下。衄以留止。故成石痕。是氣病而血亦病也。宜琥珀散。桃奴散治之。後服溫經湯。

單腹脹者。為血澱。若四肢皆脹。或先從四肢腫起。其色紅者。謂之血腫。亦有不紅者。血從水化而為水。故不紅也。或得於吐衄之後。瘀血化水而腫。或得於婦人經水不行。血化為水而腫。既

化為水。則兼治水。五皮飲。加當歸、白芍、蒲黃、丹皮、桃仁治之。或用乾漆、雄黃、醋丸。麥牙湯下亦可。

又凡臃脹浮腫。俱要分陰證、陽證、陰證、脈沉澀弦緊。必有寒痰諸證。宜中滿分消湯。加桃仁、陽證脈數口渴、便短氣逆等證。宜小柴胡湯。加知母、石膏、防己、丹皮、桃仁、豬苓、茯苓、車前子治之。另詳六卷腫脹門。

經閉

婦女經閉有四。一寒證。一熱證。一實證。一虛證。

寒閉者。積冷結氣。經水斷絕。至有歷年胞門為寒所傷。經終凝。堅。陰中掣痛。少腹惡寒。上引腰脊。繞臍寒疝。或瘀血不行。留為石瘕。皆霜凝冰結之象也。用溫經湯主之。或用溫藥下之。附子理中湯加當歸、桃仁、大黃、細辛、牛膝、肉桂、生化湯下之。尤穩。經通之後。再服腎氣丸收功。

熱證者。肥為血室。血室為肝之所司。肝火橫逆。從胞脈上迫於

心肺心肺之氣不得下通則發寒熱頭暈耳鳴煩躁多怒咳逆
氣上治宜平其肝火使肺氣得下降心血得下注斯經通矣當
歸蘆薈丸加桃仁以攻之丹梔逍遙散加桃仁以和之又曰衝
任兩脈起於胞中上屬陽明若胞中火逆隨衝任兩脈上冲頭
暈煩赤咽喉不利發熱口渴欬逆喘息此乃胞氣上逆合於陽
明之氣而為燥動之證法宜從陽明以折衝逆使火下降斯經
通矣玉燭散治之如脾胃素虛不便攻治者玉女煎加桃仁丹
皮治之金匱麥門冬湯尤能逆折衝氣數方皆從陽明降氣使
氣下達胞中則經自通又有從腎中引氣下行以通經之法用

六味地黃湯。加知柏牛膝前仁。此又引衝氣下行。隔治之法。
實證經閉者。婦人少腹如敦狀。小便微難而不渴。此為水與血
結在血室也。大黃甘遂湯主之。又仲景曰。婦人傷寒。仲風。經水
道斷。胸脇滿。如結胸之狀。譫語者。此為熱入血室也。小柴胡湯
主之。婦人經閉。歲堅癖不止者。中有乾血。濕熱腐變。化出白物。
礬石凡納入陰戶。吾謂可用土瓜根湯。加黃柏防己治之。又或
小腹結痛。大便黑色。小便不利。明知血欲行而不肯利。下宜抵
當湯主之。時方可用隔下逐瘀湯。
虛證經閉者。或因失血過多。面與爪甲之色。俱淺淡黃白。血既

從上而脫。更何從再注胞中。以為經水哉。治法宜止其吐衄之血。使其下行。再補其虛。則血生而氣順。下注胞中。斯經得通矣。四物湯加牛膝、枳殼、降香、玉京、血餘、童便、茯苓、甘草、阿膠。或因過淫精竭。腎中天癸之水。不至胞中。則不能引動衝脈之血。是為陽不倡。陰水不化。血宜滋補。其水以益天癸。左歸飲主之。三才湯亦主之。或因生產過多。傷血血枯。聖愈湯主之。或室女血枯。名為童癆。室女正當血盛之時。而乃經少血枯。以致骨蒸。飢熱。面色枯白。兩顴發赤。懶於飲食。皮乾消瘦。咳嗽喘息。此宜大滋其血之化源。使血驟生。而諸病乃退。炙甘草湯主之。又或婦

人女子。不得隱曲。心念不遂。脾氣抑鬱。以致胃病。不思飲食。倦
怠少神。怔忡健忘。脾不化汗。心不化赤。是血虛而無經水。血虛
則生內熱。肌肉乾瘦。如風之消物。故又名風消。其證難治。宜歸
脾湯主之。血虛則火盛。無制心乘肺。金氣不行。不能運布水
津。留於胸中。津液盡化為痰。欬嗽不已。日久成癆。經所謂傳為
息。責則不能治。謂喘息也。都氣丸加人參、麥冬、杏仁、五味、鍾乳
石治之。天王補心丹亦治之。保和丸清燥救肺湯皆可借治。息
責。葉氏養胃湯加熟地、五味、雲苓亦佳。

經血原委已於四卷詳言之。茲特就經閉大畧出其證治。化裁

通變則存其人。

未。良。所。論。生。血。之。法。男。女。畧。同。治。血。證。者。須。切。究。之。

胎氣

婦人以血養胎。血或不足。或不和。於是有胎氣諸證。此與本書血證不涉。然皆血分中事。不類而類。因并論以啟人之悟。

孕婦胎中止有水。血二者而已。水即是氣。故生產時水衣先至。後下水衣。行經時亦先下漿水。後下鮮血。水者氣之所化。氣屬陽。血屬陰。水先乎血。是為陽先乎陰也。故行經也。必天癸之水。至於胞中。而後衝任之血應之。亦至胞中。於是月事乃下。其受胎也。亦必天癸先交。而衝血後聚。故不曰男女構血。而曰男女

構○精○精○者○水○與○血○混○合○之○名○也○既○成○胎○後○腎○中○之○陽○氣○則○化○水○以○養○胎○胃○中○之○水○穀○則○取○汁○化○血○從○衝○任○兩○脈○下○注○胞○中○以○養○胎○胎○中○水○足○則○血○不○燥○胎○中○血○足○則○氣○不○亢○水○血○調○和○則○胎○孕○無○病○所○以○有○病○者○皆○水○與○血○不○和○之○故○胎○病○多○端○吾○且○斬○斷○葛○藤○但○就○水○血○二○者○立○法○可○以○通○一○畢○萬○矣

惡阻者何也。胎中之水火上逆入胃故也。衝任乃胞脈。皆上屬於陽明。陽明之氣下行為順。今因有胎。子宮收閉。衝氣不得下洩。轉而上逆。挾胞中之水。以干胃土。則為痰水上溢。因而嘔吐。治宜調胃利痰。二陳湯加枳殼砂仁。生薑藿香治之。香砂六君

子湯亦治之。水降則氣降。胃得安而不嘔吐矣。又或胞氣上。上合陽明燥氣而為火。亦致吐逆。嘔苦嘔酸。噦氣拒食。胎塞於下。氣逆於上。多生火證。故世謂胎前不宜熱藥。以此之故。法宜清胃降火。小柴胡湯主之。麥門冬湯亦治之。

子噎者何也。胎中之水火。上干於肺。故也。養胎全賴水與血二者。若水不足以濡血。則血燥。血不足以濟水。則氣熱。燥熱相合。是為胎火。胎火循衝脈而上干。犯肺。金則欬喘。交作。兩頰發赤。咽喉不利。氣噎欬嗽。故名子噎。仲景麥門冬湯治之。時方玉女煎加五味亦妙。方中牛膝正取其降衝逆。半夏降衝逆。降水也。

牛膝降衝逆降火也。皆以墮胎之藥安胎用之得宜。正無畏縮。又有胎中之水。上泛為痰。衝肺作欬。以致子墮者。於法又宜去水。蘇子降氣湯。六君子湯。加五味。細辛。炮薑治之。若是水火兼動。而致欬嗽。宜瀉白散。加杏仁。瓜霜。白前。枯芩。枳殼。甘草。或葶藶人參。瀉肺湯治之。但葶藶猛不可多用。

孕婦少腹痛。仍分水分血分兩端。在水分者。膀胱之氣不能化水。則子臟脹滿。水不得泄。必見小便短澀。脹喘諸證。審係熱結不行者。導赤散。加山梔。防己。以清之。審係寒結而陽氣不化者。五苓散治之。取其水利。則少腹之痛自止。橘核丸。加茯苓亦治。

之在血分者。胞為肝腎所司。肝陽不達於胞中。則胞血凝滯而痛。四物湯加艾葉香附阿膠小茴。腎陽不達於胞室。則胎冷痛。上連腰脊。四物湯加杜仲。故紙。台烏。艾葉。此名胞阻。謂胞中陰血與陽氣阻隔也。重則用腎氣丸。輕則用膠艾四物湯。血與水皆陰也。水為先天陽氣所化之陰液。血為後天胃氣所化之陰汁。腎陰又轉賴胃之水津而生。胃氣又實藉腎之生陽而旺。今有腎中之生陽不足者。脈弦發熱。愈脹而下墜。腹痛惡寒。子宮欲開。仲景用附子湯治之。保腎之陽。以扶胃氣。此補陽法也。又有胃中之水津不足者。則子臟乾燥。悲傷欲哭。象如神。

靈所憑。數欠伸。所以然者。以腎水不足。衝血不足。無所潤養。腎水在下。則為胞中之天。癸在上。則為口中之津液。臟燥則肺金不得津液之潤養。故肺主悲傷。欠伸者。明係腎病。如神所憑者。血燥則心不化液。而神無守也。甘麥大棗湯。滋腎之陰。從衝任以輸水於腎。而腎陰因藉以生。此補陰法也。觀此二條。一切資陰補陽之法。可以貫通。

胎漏亦分水與血二證。下血者屬血熱。因其火甚。故逼血妄行。宜四物湯加阿膠炒梔。側柏葉黃芩。下水者。或如豆汁。下至升許。名曰孤漿。去水太多。則胎乾枯。必倚而墜。水即氣也。惟其氣

泄。是以水。泄。黃芪糯米濃煎。補而滋之。茅根白朮人參鹿角霜。桑鱉蛸白銀酒。水煎服亦佳。

再按血統於脾而藏於肝。肝主疎泄。故漏血。治以歸脾湯。加柴胡山梔阿膠於法。尤合水生於腎而制於肺。肺氣不納。故漏水。今觀肺中虛寒。不能制下。則小便遺溺。可知肺氣不納。所以漏水之理矣。宜用白朮人參海鱉蛸龍骨牡蠣石合訶子苧根白銀。

子淋者。小便淋瀝。亦分水淋血淋二者。水淋病在膀胱。脹閉澀滯。宜五淋散加木通澤瀉血淋者。病在血室。陰中割痛。下滴血。

點四物湯加茯苓、茅根、藕節、條芩、赤苓、草梢。

子懸者，胎氣上逼，懸塞心胸，亦分水分血分二者。水分之病，由

於氣虛水泛為痰，壅塞其胎，濁氣上逆，脈必沉滑遲弱。六君子

湯加枳殼、紫蘇、腹毛、川芎、香附治之。血分之病，由於血虛，胎中

厥陰肝經相火上僭，舉胎上逼，宜小柴胡合四物湯，再加雲苓、

黃連、黃柏、六味丸加牛膝、麥冬以引之使下，亦高者抑之之義。

毋畏牛膝之墮胎也。又按子懸之證，有孕七八月，產母血虛，胎

無所養，上行求食者，但用下降之藥不能治也。宜大補其血，炙

甘草湯去桂枝，加淮藥、棗仁治之。聖愈湯加白朮、雲苓、甘草亦

治之。甘麥大。冬湯皆宜。又當美其飲食。用當芪參山。朮白芷芩。寔。緒。蹄。炖。服。最佳。

子氣者。水腫也。胞與膀胱並域而居。胞宮為胎所站。侵逼膀胱。以致膀胱之水不能化行。亦由膀胱之氣化先有不足。故能為胎所用。五苓散主之。若是胎火乘肺。化源不清。以致便短水腫者。去桂枝。加知母麥冬黃芩杏仁。防己治之。

子煩者。血虛也。血者心之所生。血足則心火不煩。胎既耗血。胎中之火。又上與心火相合。火擾其心。是以虛煩不得眠。酸枣仁湯治之。殊砂安神丸亦治之。

子眩者氣分之痰也。其證目眩頭暈皆由胎水上逆為痰之所致。二陳湯加紫蘇、枳殼、杏仁、薑汁、竹瀝治之。

子癇者血分之風也。其證忽然昏冒卒倒無知手足抽掣過時則醒。口噤反張乃孕婦血虛風邪入肝之所致。法宜補血驅風。四物湯加鈎刺、防風、茯神、桑寄生、獨活、羚羊角、道遙散、小柴胡皆可借治。

小便不通者氣不足也。氣化則水能出。今小便點滴不通是胞係下壓其溺竅故也。究其所以下壓溺竅之故則因腎氣不足不能舉胎而上。此名轉胞。宜腎氣丸主之。又或胃氣不足不能

升提其胎。補中益氣湯主之。

大便不通者。血不足也。孕婦之血足。則無病。血既不足。則供胎猶未能給。更何能分給諸藏。是以必現口渴。欬逆。發熱。大便不通等證。治宜滋生其血。血足則大便自通。四物湯加杏仁、麻仁、茯苓、兔絲子治之。逍遙散加麻仁、枳殼、厚朴亦治之。

總而論之。胎氣不和者。皆是水分之病。調水則氣自和。胎火太旺者。皆是血分之病。調血則火自熄。能知水火血氣之故。則治胎不難。治失血之證亦不難。即治雜證更無所難。

此書為失血說法。胎氣一門。皆連類而及之者。然胎病之發。尤

五言言一工夫
水。火。血。氣。之。顯。然。者。能。參。透。此。條。則。於。水。火。血。氣。四。字。自。無。隱
慮。之。情。其。他。胎。病。有。未。備。錄。者。另。有。胎。產。之。書。可。查。

血證論六卷

四川彭縣容川唐宗海著

癆瘵

癆瘵之證。咯血。痰嗽。遺精。瀉泄。潮熱。盜汗。瘦削。疲倦。夢與鬼交。或夢亡先。喜見人。過常懷忿。怨平旦尚好。午後病便加增。發熱。心煩。口燥。鼻乾。臉紅。唇赤。骨蒸。肺痿。咽痛。失音。若渴不止。則不治矣。其原得於酒色傷損。以及失血之後。瘀血鬱熱。化生癆蟲。蝕人臟腑之精血。變生諸般怪證。病人死後。蟲氣傳染。家人名

曰傳尸。又名尸症。謂其自上注下。見證與前死之人相似故也。辨蟲之法。或腹中有塊。或腦後兩邊有小結核。或用乳香薰手背。以帛覆手心。良久。手上出毛長寸許。白黃者可治。紅者稍難。青黑者死。若薰手無毛。非癆蟲證也。又或用真安息香燒烟。吸之不嗽者。非傳尸。烟入即嗽。真傳尸也。癆蟲之形。或似蠅。或似紅絲馬尾。或似蝦蟆。或似鞠麩。或有足無頭。或有頭無足。或化精血歸於元氣之內。若傳至三人者。其蟲靈怪不可治。凡用藥治蟲。勿令病者知之。恐蟲覺悟。難取下也。夫癆蟲何由而生哉。木必先腐。而後蟲生之。人身亦必先有痰。

血虛熱鬱蒸乃生癩蟲。蟲者風木之氣所化。人身肝主風木。又主藏血。肝臟之血若有癩積。是猶木之先腐也。於是肝臟之風氣鬱遏。蒸煽將癩血化生為蟲。既化為蟲。即從蟲治之。宜天靈蓋散治之。然天靈蓋不易得。且不宜用。可用川椒代之。或金蟾丸亦可。余每用乾漆、明雄、川椒、棟根皮、白頸蚯蚓、升麻、鬱金、共為末。白湯五更時服。其蟲不吐。即下。義固取於殺蟲。而尤在乾漆、鬱金兼治癩血。以癩蟲是癩血所化。殺蟲是治其標。去癩是治其本也。諸書但言殺蟲。而不知蟲之所自生。宜乎未得其治也。吾為指出癩蟲是癩血所化。治癩血是治其本也。辨證錄用。

移尸滅怪湯治癆蟲傳尸方以去痰為主故效。

癆蟲之生由痰血所化而癆蟲既生蝕人精血人之正氣日以消耗不治其虛但殺其蟲病終不能愈也月華丸主之義取補虛而去痰殺蟲兼施其治乃萬全之策鰻魚肉常食亦佳或鰻魚骨、鼈甲、知母、棗皮、柴胡、當歸、青黛、桃梟為丸人參湯下亦攻補兼行之術。

又凡濕熱積痰皆能生蟲與小兒疳蟲無異用金蟾丸即愈不比血化之蟲靈怪難治也。

既殺蟲後但當滋補其虛陰虛者十居八九瓊玉膏主之加黃

柏知母紫河車更佳。陽虛者十之二三。六君子湯主之。

欬嗽

雜病欬嗽。另有方書可查。未及備論。茲所論者。虛癆失血之欬嗽也。失血家十有九欬。所以然者。肺為華蓋。肺中常有津液。則肺葉腴潤。覆垂向下。將氣斂抑。使其氣下行。氣下則津液隨之。而降。是以水津四布。水道通調。肝氣不逆。腎氣不浮。自無欬嗽之病矣。血者火化之陰汁。津者氣化之水液。二者本相濟相養。水不濟火。則血傷。血不養氣。則水竭。水竭則津不潤肺。血傷則

火來剋金。金被火剋。不能行。其制節。於是在下之氣。始得逆上。氣既逆上。則水津不能隨氣下。布凝結為痰。在下之水邪。又得隨氣而升。泛為水飲。皆致欬嗽。吾於欬血門已詳論之。茲復條列如左。以便查核。

一肺臟津虛。火氣乘之。致成燥欬。氣滄痰澀。或帶血絲。久成肺痿。清燥救肺湯治之。

一痰火凝結。欬逆發渴。喉中痰滯者。由於津液不散。阻塞氣道。治宜清利其痰。滋養其津。紫菀散主之。

一水飲沖肺。欬逆倚息不得卧者。由於痰血之人。肝經風火太

盛激動其水上衝肺。卧則肺葉張。水飲愈衝。是以不得卧。息草
蓆大棗瀉肺湯治之。瀉白散亦治之。吾每用二陳湯治飲。加蘇
子、柴胡、白芥、桔苓、石膏、杏仁、荆芥、薄荷、枇杷葉。風火兼治。尤效。
此與雜病效嗽。因寒動水者有異。因寒動水。以致水飲衝肺者。
宜小青龍及真武湯。血證效嗽。多是內動風火。激水而上。青龍
真武等。又其所忌。醫者辨之。

夫虛癆效嗽。原於火剋金。水乘肺。而切究其故。則病皆在於胃。
胃為水穀之海。化生津血。血不足則火旺。津不生則肺燥。水氣
不化。則飲邪上干。治胃火。宜白虎湯。加生地、百合、五味。或玉女

煎治胃痰宜滾痰丸。指迷茯苓丸。輕者用豁痰丸。治胃中水飲。宜二陳湯加蘇子、白芥、防己、枳殼、杏仁、生薑。若水飲挾火者加柴胡、枯芩、當歸、白芍。

內經云五臟六腑皆有效嗽。而無不聚於胃。關於肺上條分肺胃治已詳。茲有一方可以統治肺胃者。則莫如小柴胡湯。肺火盛加寸冬。心火盛加黃連。當歸。肝火盛加當歸。胡黃連。黃昏欬嗽。為火浮於肺。加五倍子、五味子以斂之。五更欬嗽。為食積之火。至寅時流入肺經。加萊菔子。痰凝氣滯者。加瓜霜。旋覆。杏仁。桔梗。射干。尖貝。水飲上衝者。加葶藶。桑皮。細辛。五味。有寒加乾。

薑雲苓。若兼外感發熱惡寒。鼻塞頭痛。而欬嗽者。宜小柴胡湯。加荆芥。紫蘇。杏仁。薄荷。蓋小柴胡能通水津。散鬱火。升清降濁。左宜右有。加減合法。則曲盡其妙。

又有痰血作欬。其證欬逆倚息而不能卧。與水飲衝肺之證。相似。蓋人身氣道不可有塞滯。內有痰血。則阻碍氣道。不得升降。是以壅而為欬。氣壅即水壅。氣即是水。故也。水壅即為痰。飲痰飲為痰。血所阻。則益衝犯肺經。坐立則肺覆痰血。亦下墜。其氣道尚無大碍。故欬亦不甚。卧則痰血翻轉。更為阻塞。肺葉又張。愈難斂。戢是以倚息不得卧也。若仍照水飲衝肺。用葶藶大棗。

湯是得治飲之法而未得治瘀之法矣。須知痰水之壅由瘀血。使然。但去瘀血則痰水自消。宜代抵當丸。加雲苓。法夏。輕則用血府逐瘀湯。加葶藶。蘇子。又有欬側卧一邊翻身則欬益甚者。諸書皆言側卧一邊。乃失血欬。不治之證。而不知仍是瘀血為病。蓋瘀血偏著一邊。以一邊氣道通。一邊氣道塞。氣道通之半邊。可以側卧。氣道塞之半邊。側卧則更閉塞。是以翻身則愈加欬逆也。宜血府逐瘀湯。加杏仁。五味。主之。側卧左邊者。以左邊有瘀血。故不得右卧也。右卧則瘀血翻動。益加壅塞。宜加青皮。鼈甲。莪朮。以去左邊之瘀血。側卧右邊者。以右邊有瘀血。

故不得左卧也。宜加鬱金、桑皮、薑黃，以去右邊之瘀血。凡此瘀血，欬嗽之證，諸書少言及者。朱丹溪略引其端，亦未申明。吾於臨證有悟，不惜大聲疾呼者，正欲起死人而肉白骨，豈敢秘而不傳哉。

又有衝氣欬逆者，以衝脈起於血海，循行而上，麗於陽明。血海受傷，則衝脈氣逆，上合陽明而為火逆，燥欬之證。麥門冬湯主之。玉女煎亦治之。二方皆從陽明以抑衝氣之顛，使不逆也。又有衝氣挾肝經相火上乘肺金者，其證目眩口苦，噎欬數十聲不止，欬牽小腹作痛，發熱頰赤，宜四物湯合左金丸，再加人

尿猪膽汁、牡蠣、五味治之。蓋血室為肝之所司，衝脈起於血室。故肝經之火得緣衝氣而上。小柴胡湯加五味、青皮、龍骨、牡蠣、丹皮、地骨皮亦治之。重者加胡黃連。

衝脈本屬肝經。然其標在陽明，而其根則在於腎。蓋衝脈起胞中，而腎氣即寄在胞中。腎中之氣上於肺，而為呼吸，亦借衝脈之路以上循入肺。是以臍旁衝脈之穴謂之氣街。內經又明言衝為氣街。衝脈之與腎經交合者如是，是以衝脈每挾腎中之虛火上逆而欬喘促咽乾兩額發赤。宜豬苓湯加五味、知母、牛膝、黃柏、熟地、龜版，或麥味地黃湯以安之。三才湯加鐵落以鎮

之。或大補陰丸。合磁硃丸。加五味。以吸衝氣。使歸於腎。則不效。逆矣。又有胞中之水。內動衝氣。挾水上逆。而欬者。其證上熱下寒。龍雷火升。面赤浮腫。頭暈咽痛。發熱心悸。大便反滑。腰痛遺溺。桂苓甘草五味湯治之。腎氣丸亦治之。參看吐血欬血門更詳。

欬嗽之病。其標在肺。其本在腎。血家欬嗽。尤多生於腎虛。腎者氣之根也。腎經陰虛。則陽無所附。氣不歸根。故浮喘欬逆。宜三才湯。加五味子。沉香。陳脩園用二加龍骨牡蠣湯。加阿膠。麥冬。五味。其附子須少用。只作引導耳。余每用知柏地黃湯。少加五

味肉桂以為報使常服都氣丸亦佳。又有腎經陽虛不能化水。腰痛便短。氣喘欬逆者。腎氣丸加五味治之。更有腎水泛上。脾土不制而為水飲欬嗽者。乃屬五飲雜病。非失血家應有之證。自有各書可查。茲不贅及。

發熱

吐血家脉靜身涼。不藥可愈。以陰蝨虧而陽猶不亢。陰與陽尚得其和。故易愈也。或身有微熱。皮毛似汗。此為陽來求陰。水來就血。亦可自愈。所謂發熱者。與身有微熱不同。

失血家陽氣鬱於血分之中。則身熱鬱冒。但頭汗出。身熱者。火閉於內。而不得達於外。故也。但頭汗出者。火性炎上。外有所束。則火不能四達。故愈炎上。而頭汗也。治法宜解其鬱。使徧身微汗。則氣達於外。而陽不乘陰。熱止血亦治矣。此如盛暑過熱。得雨而解。小柴胡湯主之。

又有瘀血發熱者。瘀血在肌肉。則翕翕發熱。證象白虎。口渴心煩。支體刺痛。宜當歸補血湯。合甲己化土湯。加桃仁、紅花、柴胡、防風、知母、石膏。血府逐瘀湯亦治之。瘀血在肌腠。則寒熱往來。以肌腠為半表半裡。內陰外陽。互相勝復也。宜小柴胡湯加當

歸白芍、丹皮、桃仁、荆芥、紅花治之。桃奴散加黃芩、柴胡亦治之。瘀血在腑則血室主之。證見日晡潮熱、晝日明了、暮則譫語、以衝為血海、其脈麗於陽明、故肖陽明燥熱之證、桃仁承氣湯治之。小柴胡湯加桃仁、丹皮、白芍亦治之。瘀血在臟則肝主之。以肝司血故也。證見骨蒸癆熱、手足心燒、眼目青黑、毛髮摧折、世以為難治之證、而不知瘀血在肝臟使然、宜柴胡清骨散加桃奴、琥珀、乾漆、丹皮治之。

以上所論皆屬血家發熱之實證也。又有發熱之虛證、分血虛水虛兩類、另條如左。

血虛者發熱汗出。以血不配氣。則氣盛而外泄也。或夜則發熱。以夜主血分故也。或寅卯時即發熱。以寅卯屬少陽。肝血既虛。則少陽之相火當寅卯旺時而發熱。地骨皮散。加柴胡、青蒿、胡黃連、雲苓、甘草治之。又或胞中之火。因血不足。上合陽明。燥氣日晡潮熱者。犀角地黃湯治之。水虛者。水為氣之所化。水津不足。則氣熱。皮毛枯燥。口咽生瘡。遺精淋秘。午後發熱。大補陰丸。以補水濟火。或清燥救肺湯。從肺胃以生水津。水足以濡血。則陽氣不亢。燥熱自除。五蒸湯亦統治之。

復有陰虛於內。陽浮於外。而發熱者。須大補其陰。而復納其陽。故產後發熱。用四物湯。加黑薑。失血發熱。亦可用之。火重者。再加芩連。若腎陰不足。真陽外浮。發熱喘促者。是為陰不戀陽。陽不入陰。宜從陰引陽。用二加龍骨湯。加五味。寸冬。阿膠。或三才湯。加鹽炒肉桂少許。桑葉。雲苓。白芍。蟲草。棗皮。牛膝。五味。知母。沉香。龜版。

此外又有食積發熱者。手足心腹熱。胸滿噦呃。大便不調。日晡及夜發煩。宜枳殼。厚朴。大黃。消去之。則不壅熱矣。勿謂虛人無實證也。

厥冷

雜病四支厥冷。為脾腎陽虛。不能達於四末。四逆湯主之。若失血之人。而亦間有發厥者。則多是熱邪內陷。伏匿在裡。外見假寒。身如冷水。目昏神暗。脈伏不見。或冷一陣。反而發熱。或厥數日。反發熱數日。其厥多熱少者。是陽極似陰。熱之至也。厥少熱多者。是伏熱猶得發洩。熱尚淺也。此即傷寒論厥陰篇所謂熱深厥亦深。熱微厥亦微是矣。蓋厥陰肝經內寄膽火。病則火伏陰中。而為厥。火出陽分。則反熱。發熱固是火。甚發厥則火伏於

內而更盛矣。先宜治其欲火。使火得發。轉厥為熱。次乃更清其熱。斯可愈耳。若誤認為雜病。發厥而用熱藥。是促其命也。其辨法。雜病之厥。吐利不止。脈脫氣微。有寒無熱。伏火之厥。則厥後微露熱形。口不和。便不溏。小便不清。心中疼熱。煩躁不甯。惡明喜暗。渴欲得飲。吐衄隨厥而發。皆現真熱假寒之象。先以清化湯。合升降散。攻其伏熱。或當歸蘆薈丸。攻之。次以五蒸湯清之。厥止熱不退者。再用大補陰丸。地黃湯。以滋陰。

發厥之證。又有寒閉於外。而火不得發者。用仲景四逆散。加荆芥、老連、枯苓。審其陽陷於內。而不出者。白頭翁湯。以清達之。升

陽散火湯以溫發之。二方酌宜而行。

血家發熱。固多是真熱假寒。然亦有真寒者。去血太多。氣隨血洩。以致中氣怯而不旺。元氣損而不足。四支厥冷。不思飲食。大便溏瀉。此乃虛則生寒之證。法宜溫補。十全大補湯。參附湯。養榮湯。隨宜用之。

寒熱

發熱惡寒。多是外感傷其榮衛。傷榮則寒。傷衛則熱。平人治法。須用麻桂發散。失血皆陰血大虧。不可再汗。以耗其氣分之水。

液。只可用小柴胡湯。加荆防、紫蘇、杏仁、薄荷、前胡、粉葛等。以和散之。免犯仲景血家忌汗之戒也。若不關外感。係本身榮衛不和。發為寒熱。似瘧非瘧者。不可作瘧治之。只用小柴胡。或逍遙散。和其榮衛而愈。又有瘀血作寒熱者。其身必有刺痛之處。血府逐瘀湯治之。此與雜病寒熱有異。醫者須知。

出汗

汗者。氣分之水也。血虛則氣熱。故蒸發其水。而出為汗。但頭汗出身不得汗者。乃陽氣內鬱。冒於上。而為汗。以小柴胡湯解其

鬱。則通身得汗而愈。蒸蒸汗出者。乃血虛氣盛。沸溢為汗。宜用白虎湯。加當歸、蒲黃、蟲退治之。手足澀澀汗出者。以胃中或有瘀血食積。四支為中洲之應。火熱中結。故應手足汗出也。宜玉燭散。加枳殼、厚朴。以攻之。結去而汗自止矣。睡中盜汗者。睡則氣歸血分。血不足則氣無所歸。故氣泄而汗出。宜當歸六黃湯治之。或地骨皮散。加棗仁、知母、茯苓、五味、黃芪、黃柏。以上所論。皆失血家陰血內虛。陽氣逼發之病。亦有陰陽兩虛。自汗盜汗者。宜歸脾湯。加麥冬、五味。或當歸六黃湯。加附子。又有大汗亡陽者。在雜病亡陽。則單屬陽虛。失血家大汗亡陽。

則兼是陰虛。陽無所附。非大劑參附湯。不能回陽。雖用獨參湯。卷之而愈。

此論血家出汗。與雜證出汗有別。參看汗血發熱門更詳。

發渴

血虛則發渴。有瘀血則發渴。水虛亦發渴。

血虛發渴者。血為陰。氣為陽。血少則氣多。陽亢無陰汁。以濡之。故欲飲水也。法宜補血。血足則氣不熱矣。聖愈湯加天冬、花粉、治之。或當歸補血湯加花粉、苧根、玉竹、寸冬。

痰血發渴者。以津液之生。其根出於腎水。水與血交會。轉運。皆在胞中。胞中有痰血。則氣為血阻。不得上升。水津因不能隨氣上布。但去下焦之痰。則水津上布而渴自止。小柴胡加丹皮。桃仁治之。血府逐瘀湯亦治之。挾熱蓄血者。桃仁承氣湯治之。寒痰滯者。溫經湯治之。

水虛發渴者。以肺胃之水津不足。是以引水自救。水津雖由水穀所化。而其氣實發源於腎中。腎中天癸之水。至於胞中。循氣街。隨呼吸。而上於肺部。肺金司之。布達其氣。是以水津四布。口舌胃咽。皆有津液。而不渴也。若腎中之水不足。則不能升達上

焦。是以渴欲引水。宜啟下焦之陰。以滋津液。地黃湯加人參。麥冬。訶子。或左歸引。加兒茶。人參。玉竹。三才湯。加知母。治之。夫水津雖生於腎。而實布於肺。又有腎中之水。津本足。而肺金鬱滯。不能散布。以致水結為痰。咽乾口渴。宜小柴胡湯。通上焦之滯。使肺氣通調。則水津四布矣。又曰。津液雖生於腎。布於肺。而實賴胃中水穀。以滋其化源。胃中燥結。則津不生。三一承氣湯。治之。胃中蘊熱。則津不生。玉泉散。治之。胃經肌熱。則津液被灼。人參白虎湯。治之。胃中虛熱。則津不生。麥冬養榮湯。治之。上分三條。皆失血多有之證。與雜證消渴不同。參看可也。

心煩

煩者。心不安也。心為火臟。化生血液。轉賴血液以養其火。故心字篆文。即是倒火。火降則心甯也。失血家亡血過多。心火失其滋養。故多發煩。火太甚者。舌上黑胎。夜不能寐。黃連阿膠湯主之。心中懊懣者。以火不得宣。故鬱而不樂也。宜梔子豉湯。加連翹。桔梗。大力。生地。遠志。老連。草。稍治之。若火不甚。而血太虛者。心中了戾。不得。是為虛煩。歸脾湯。加硃砂。麥冬。炒梔。治之。逍遙散。加龍骨。棗仁。亦治之。仲景酸棗仁湯。尤為治煩要藥。若煩而

兼躁手足妄動。此為虛中夾實。內有燥屎。必見二便不調。發熱口渴。脈數有力等證。在傷寒為承氣證。在失血家。須兼顧其虛。宜玉燭散。或用玉女煎加元明粉。煩躁之極。循衣摸牀。小便利者。陰尚未盡。猶可救一二。小便不利。死不治矣。此與陰躁不同。陰躁不煩。而但躁。且必現陰寒。可據之證。須細辨之。

又有產後血虛。心煩短氣者。雖同是心煩。然產血下行。氣多虛脫。其血之虛。皆由於氣虛。故心煩而必兼短氣。宜歸脾湯。當歸補血湯。養榮湯等。以補氣者生血。而心煩自愈。至吐血家。則其氣上逆。多是氣實血虛。證見心煩。尤血不養心之甚者也。若再

補其氣則氣益甚而血益虛。心愈不得其安矣。治宜補血清火。硃砂安神丸治之。須參看卧寐怔忡驚悸門。

卧寐

夢寤附

卧者。身著席。頭就枕之謂也。寐者。神返舍。息歸根之謂也。不得卧。寐之證。雜病猶少。失血家往往有之。

不得卧有二證。一是胃病。一是肺病。

胃病不得卧者。陰虛則邪併於陽。煩躁不卧。此與傷寒論陽明篇微熱喘冒不得卧者。為胃有燥屎之義同。三一承氣湯治之。

若無燥結。但係煩熱者。竹葉石膏湯。白虎湯治之。兼理血分。則宜用玉燭散。玉女煎。又有胃中宿食。脹悶不得卧者。越鞠丸。加山查。麥牙。萊菔子。蓋陽明主闔。和其胃氣。使得還。其主闔之令。斯能卧矣。

肺病不得卧者。肺為華蓋。立則葉垂。卧則葉張。水飲衝肺。面目浮腫。欬逆倚息。卧則肺葉舉。而氣益上。故欬而不得卧。葶藶大棗瀉肺湯。攻去其水。則得卧矣。或二陳湯。加乾薑。細辛。五味。溫利水飲亦可。若是火逆之氣。挾痰上衝者。則又宜水火兼瀉。痰甚者。消化丸。主之火甚者。滾痰丸。主之。平劑則宜二陳湯。加

柴胡瓜蒌枯苓旋覆杏仁薑汁竹瀝保和湯亦治之。若無痰飲。但是火氣上衝者。其人晝日不寐。臥則欬逆。氣不得息。乃肺痿。葉焦。臥則肺葉翹舉。氣隨上衝。嗆欬不已。宜清燥救肺湯。加生地花粉百合五味以斂之。再加鍾乳石以鎮降之。且肺之津生於腎中。如腎水不能上濟。上焦衝氣逆上。欬不得臥者。當從腎治之。六味丸加參麥散。再加牛膝以引氣下行。加磁石以吸金氣。使歸於根。

不寐之證有二。一是心病。一是肝病。

心病不寐者。心藏神。血虛火妄動。則神不安。煩而不寐。仲景黃

連阿膠湯主之。陰虛痰擾神不安者。猪苓湯治之。一清火。一利水。蓋以心神不安。非痰即火。余每用硃砂安神丸。加茯苓。琥珀。或用天王補心丹。

肝病不寐者。肝藏魂。人寤則魂游於目。寐則魂返於肝。若陽浮於外。魂不入肝。則不寐。其證並不煩躁。清睡而不得寐。宜斂其陽。魂使入於肝。二加龍骨湯。加五味。棗仁。阿膠治之。又或肝經有痰。擾其魂而不得寐者。溫膽湯。加棗仁治之。肝經有火。多夢難寐者。酸棗仁湯治之。或滑氏補肝散。去獨活。加巴戟。四物湯。加法夏。棗仁。蟲草。龍骨。夜合皮。亦佳。

又按魂雖藏於肝。而晝遊於目。目在面部。乃肺胃之所司。肺胃之氣擾而不靜。亦能格魂於外。使不得返也。宜生地、白合、麥冬、知母、枳壳、五味、白芍、甘草、棗仁、花粉、茯苓治之。人參清肺湯亦治之。又有虛悸恐怖不寐之證。仁熟散治之。思慮終夜不寐者。歸脾湯加五味治之。須參看怔忡煩悸門。

又有昏沉多睡之證。在雜病為邪入陰分。在失血虛癆乃血脫之後。元氣不支。是以昏睡。如汗出氣喘危急之候也。參附湯救之。寤屬陽。故不寤為陽虛。人參養榮湯亦治之。若身體沉重倦怠嗜卧者。乃脾經有溼。平胃散加猪苓澤瀉治之。六君子湯加

防已。苡仁。補中益氣湯。亦治之。此論多睡。多是陽虛。然亦有膽經火甚。而多昏睡者。龍膽瀉肝湯治之。

夢乃魂魄役物。恍有所見之故也。魂為病。則夢女子花草神仙歡喜之事。酸棗仁湯治之。魄為病。則夢驚怪鬼物爭鬪之事。人參清肺湯加琥珀治之。夢中所見。即是魂魄。魂善魄惡。故魂夢多善。魄夢多惡。然魂魄之所主者神也。故安神為治夢要訣。並氣安神湯治之。又有癆蟲生夢。照癆蟲法治之。又有夢而遺精。詳遺精門。

再按睡而惡明喜暗者。火邪也。側卧不得轉身者。少陽之樞機。

不利也。側卧一邊者。詳效嗽門。

喘息

人不喘息。則氣平靜。血何由隨之吐出哉。故失血家。未有不喘息者。有實喘。有虛喘。

實喘之證有二。一是鬱閉。一是奔迫。鬱閉者。氣不達於外。而壅鬱於內也。失血家。陽來乘陰。此證維多。傷寒喘息者。用麻桂發之。血家忌汗。又忌升發。以動其血。與傷寒開鬱閉之法不同。宜小柴胡湯。加杏仁。以轉樞外達。使腠理通。榮衛和。斯達氣於外。

不壅於內而為喘矣。如果有外感閉束，不得不疎解者，宜香蘇引加杏仁、桔、芍、甘草，或千金麥門冬湯，借麻黃以解外，而兼用清裏之藥，不致過汗亡陰，乃為調劑得宜。

奔迫者，上氣喘急，由於氣盛於下而逆於上，失血家火盛逼血，往往其氣粗賁，宜大瀉其火，火平則氣平，用厚樸、枳殼、大黃，使地道通氣下瀉，則不上逆矣。若內有痰，血氣道阻塞，不得升降而喘者，亦宜上三味加當歸、白芍、桃仁、丹皮治之。若是痰氣阻塞者，清化丸主之。若小便閉者，下竅塞，故上竅壅也，宜五淋散加防己、只壳、杏仁、桑皮、葶藶。

虛喘亦有二證。一是肺虛。一是腎虛。肺虛作喘者以肺居上。焦制節五臟開竅於鼻。以通外氣。以斂內氣。血虛則火盛津傷。肺葉痿而不下垂。故氣不得降。喘息鼻張甚。則鼻屢若無闕。闕乃肺痿之重證也。生津補肺宜清燥救肺湯。兼治鬱火痰滯者宜保和湯。或太平丸。吾謂肺葉下墜宜兼用鎮斂之法。三才湯合生脈散。再加百合五倍子。白芨花粉杏仁尖貝鍾乳石治之。又有喘息由於鼻窒不通者。以肺中之火鬱閉鼻管。故氣并於口而為喘也。太平丸加射香。即是上通鼻竅之妙藥。與傷寒鼻塞有異。毋誤治也。

腎虛喘息者。以氣之根。原於腎。失血家火甚水枯。不能化氣。是以氣短而喘。致逆喘息。頰赤咽乾。宜大補陰丸。加牛膝五味。以潛降之。若是陰虛陽無所附。氣不歸根者。地黃湯合生脈散。加磁石牛膝沉香。以滋納之。若小水不化。兼腰痛者。乃是腎中之陽。不能化氣。宜腎氣丸治之。

上係肺腎分治之法。如欲兼而治之。即從諸方化裁可也。此外如蘇子降香湯。四磨湯。皆肺腎兼治。但未能照顧血證。用者須知加減。

又曰。中宮虛則氣少。人參主之。中宮實則氣粗。大黃主之。

呃噦

久病聞呃為胃絕。須審脈證斷之。不得但據呃逆遂斷其死也。失血家氣不順利。多有呃逆。新病形實者為伏熱。攻發火性炎上。氣逆而呃。清熱導氣宜三物湯。或柴胡梅連散。加枳壳、檳榔。若膈間有痰閉滯者。宜滾痰丸。指迷茯苓丸。又有痰血阻滯而發呃者。必見刺痛逆滿之證。大柴胡湯加桃仁、丹皮、蘇木治之。血府逐瘀湯亦治之。若久病發呃。形虛氣弱者。為胃中空虛。客氣動膈。所謂客即痰火氣也。治痰氣宜旋覆代赭石湯。或二陳

湯加丁香枳殼治火氣宜玉女煎加旋覆赭石柿蒂或用梅連散加柿蒂枳殼五味俗治呃逆。但用丁香柿蒂丁香性溫降痰柿蒂性寒清火二物騎牆之見故多不效。須分寒熱用之。噦者吐氣也。血家氣盛此證最多。其治法與呃逆同。惟有傷食胃中壅塞而發噦者宜越鞠丸加旋覆枳殼萊菔子。

以上皆治胃之法。而心氣不舒亦有發呃噦者。常見人有抑鬱心氣不暢則胸中喉間常有物哽塞時發噦呃不得快利治法當清其心調其氣宜二陳湯加黃連連翹大力桔梗瓜霜當歸光貝治之餘詳痰飲門。

痰飲

痰飲之證已詳於欬血咯血欬嗽諸條。茲因失血諸人無不兼痰飲者。故更言之。不憚煩複。

痰飲者。水之所聚也。人身飲食之水。由口入。由膀胱出。肺氣右散之。脾氣滲利之。腎氣蒸化之。是以瀉而不留也。此水不留。則無飲邪矣。人身津液之水。生於腎中。寄居胞室。隨氣而上。布於肺經。是為津液。津液散布。則不凝結。而為痰矣。上焦血虛火盛。則煉結津液。凝聚成痰。肺為之枯。欬逆發熱。稠

粘滯塞此由血虛不能養心則心火亢甚剋制肺金津液不得
散布因凝結而為痰也。豁痰丸治之。二陳湯加黃連黃芩柴胡
瓜霜亦治之。玉女煎加茯苓白前旋覆。或保和丸以滋肺
胃為燥土燥氣甚則津結為痰。指迷茯苓丸主之。頑痰壅塞者
滾痰丸治之。

痰粘喉中。哽塞不下者。名梅核氣證。仲景用七氣湯。理氣除痰。
血家病此多兼鬱火。宜指迷茯苓丸加甘草桔梗紫蘇香附旋
覆薄荷射干瓜霜大力。余按咽中乃少陰脈所繞。心經火甚往
往結聚成痰。發為梅核。宜甘桔湯加射干山梔茯苓神連翹薄荷。

再用生半夏一大枚。切片醋煮三沸。去半夏。入射香少許。沖前藥服。又衝脈亦挾咽中。若是衝氣上逆。壅於咽中。而為梅核。必見頰赤氣喘等證。審其挾水飲而上者。桂苓甘草五味湯治之。審其挾痰火而上者。猪苓湯加海粉瓜萋霜旋覆花治之。

夫痰為津液所凝。而津液之生。原於腎下焦。血虛氣熱。津液不升。火沸為痰。猪苓湯。地黃湯。隨加尖貝五味寸冬。旋覆冬花。海粉牛膝白前龍骨牡蠣黃柏知母等藥。

飲由水氣停蓄。其責在於膀胱。若膀胱之水。因寒上泛。胸腹漉漉。有聲。喉中潮響。欬嗽哮喘等。此為土不治水。肺受其僣。通用

二。疎。湯。治。之。六。君。子。湯。真。武。湯。小。青。龍。湯。治。之。

按失血之人。由於陰虛火旺。少病寒飲者。即或或吐。旋水審其。脉滑。數。心。煩。熱。者。仍。是。火。盛。水。溢。火。逆。之。至。是。以。水。逆。之。甚。也。其治法。清火瀉水。兼而行之。宜葶藶大棗瀉肺湯。消化丸。及二陳湯。加芩連柴胡。白前根。參看救嗽諸條。乃詳。

痞滿

積聚 廢寢

心。下。為。陽。明。之。部。分。乃。心。火。宣。布。其。化。之。地。君。火。之。氣。化。血。下。行。隨。衝。脈。以。藏。於。肝。即。從。心。下。而。起。腎。水。之。陽。化。氣。上。行。隨。衝。

脈以交於肺。由肺散布以達肌膚。亦從心下而出。蓋此地為陽明中土。乃水火血氣上下往來之都會也。火降血下。氣升水布。則此地廓然。設若火不降。則血不下。而滯於此矣。設若氣不布。則水不散。而結於此矣。觀傷寒論治心下痞滿之證。用瀉心湯以瀉火。用十棗湯以瀉水。甘草瀉心湯。生薑瀉心湯。水火兼瀉。五苓散解水結。柴胡湯解火結。可知此地須水升火降。斯為既濟之形。設上火下水。阻於中宮。遂成天地否象。故名曰痞。血家火浮於上。與水不交。往往見痞滿之象。審係火氣不得下降者。瀉心湯治之。或加生附子以開其痞。審係膀胱水中之陽逆於

心下不得外出者。以小柴胡湯轉其樞機。而水火皆通達矣。如
水火交結。輕者為結胸。小結胸湯主之。重者為陷胸。大陷胸湯
治之。若單是水氣結聚者。二陳湯。枳朮丸治之。若是食積胃中。
脹痛噯腐者。平胃散。加山查、神曲、麥牙治之。今醫但知停食痞
滿。而不知痞滿之證不一。而足。此外尚有胸痺等證。皆未論列。
茲所論者。乃失血家間有之證也。凡遇以上諸證。再能酌加歸
地、芍、赤芍、丹皮等。以照顧血證。斯為面面俱到。
又有積聚之證。或橫亘心下。或盤踞腹中。此非凝痰。即是裹血。
通以化滯丸主之。凝痰用清茶送下。裹血用醋酒送下。無論臍

上臍下。左右兼治。又凡在臍下。多是血積。抵當丸治之。
又有癥瘕。見於臍下。或見或沒。為癥。常見不沒。為瘕。瘕宜膈下
逐瘀湯。抵當丸。瘕宜橘核丸。

按痞滿者。胸膈間病。積聚者。大腹之病。微瘕者。下焦之病。統以
真人化鐵湯。加吳萸治之。統以逍遙散和之。另詳瘀血門。

腫脹

腫脹者。水病也。氣病也。失血家。往往水腫。氣腫。抑又何哉。蓋以
血之與氣。水之與火。互相倚伏。是二是一。吾於水火血氣論。及

調經去痰諸條已言之。茲復不憚煩勞曰。氣即水也。血中有氣。即有水。故肌肉中有汗。口鼻中有津。胞中有水。是水與血原并行。不悖。失血家其血既病。則亦累及於水。水蓄胞中。則為尿結。水淫脾胃。則為脹滿。水浸皮膚。則為水腫。治法皮膚水腫者。宜從肺治之。以肺主皮毛故也。肺為水之上原。肺氣行。則水行。宜瀉白散。加杏仁、桔梗、紫蘇、茯苓。五皮飲亦治之。大腹脹滿者。宜從脾治之。補土利水。則水行而土敦。胃苓湯主之。六君子湯加茯苓、防己。亦主之。胞中水結。小腹脹滿者。五苓散治之。猪苓湯亦治之。諸水又皆腎之所主。腎氣化。則上下內外之水俱化。宜

六味地黄丸。

以上所舉之方。皆平劑也。醫者又須審別陰陽。隨加寒熱之品。乃能奏效。審其口渴。渴而喜涼。脈數者。為陽水。則知柏、芩、連、山、梔、石膏、天冬、麥冬。可加入。審其口和。渴清。喜熱。脈濡。為陰水。則桂、附、乾、薑、吳、干、細、辛。可加入。失血家。陽水居多。陰水最少。醫者須臨時細審。

又有瘀血流注。亦發腫脹者。乃血變成水之證。比如女子胞水之變血。男子胞血之變精。瘡科血積之變膿也。血既變水。即從水治之。宜照上所舉諸方。分寒熱加減。再加琥珀、三七、當歸、川

芎。桃。奴。蒲。黃。以。兼。理。其。血。斯。水。與。血。源。流。俱。治。矣。古。稱。婦。人。錯。經。而。腫。者。為。水。化。為。血。名。曰。水。分。經。水。閉。絕。而。腫。者。為。血。化。為。水。名。曰。血。分。其。實。治。法。總。宜。從。水。治。之。方。證。加。減。舉。不。外。此。也。觀。於。婦。人。水。分。血。分。之。說。則。知。血。家。所。以。多。腫。脹。者。亦。是。水。分。血。分。之。病。也。此。與。雜。證。水。腫。有。別。勿。妄。用。舟。車。丸。及。消。水。聖。愈。湯。等。另。詳。血。證。門。

怔忡

俗。名。心。跳。心。為。火。臟。無。血。以。養。之。則。火。氣。衝。動。是。以。心。跳。安。神。

丸清之。歸脾湯加麥冬、五味以補之。凡思慮過度及失血家去血過多者，乃有此等虛證。否則多挾痰瘀，宜細辨之。

心中有痰者，痰入心中，阻其心氣，是以心跳動不安，宜指迷茯苓丸。加遠志、菖蒲、老連、尖貝、棗仁、當歸治之。硃砂安神丸。加龍骨、遠志、金箔、牛黃、射香治之。

心中有瘀血者，其人健忘、瘀血下墜，阻其心氣，不得升遂，是以跳踊。血府逐瘀湯治之。硃砂安神丸。加菖蒲、鬱金、丹皮、乾漆亦治之。

又有胃火強梁，上攻於心，而跳躍者，其心下如築，齶然聽之，有

聲。以手按其心下。復有氣來抵拒。此為心下有動氣。治宜大瀉。心胃之火。火平則氣平也。瀉心湯主之。或玉女煎。加枳殼厚朴。赭石。旋覆花。以降之。再加鬱金。莖朮。以攻之。使血氣火三者皆平。自不強梁矣。

此證須參看驚悸健忘門。

驚悸

悸者。懼怯之謂。心為君火。君火宣明。則不憂不懼。何悸之有。心火不足。則氣虛而悸。血不養心。則神浮而悸。仲景建中湯治心

氣虛悸。炙甘草湯治。心血不足而悸。今則以養榮湯代建中。以歸脾湯代炙甘草湯。一治氣虛。一治血虛。又有飲邪上干水氣。凌心。火畏水剋而悸者。桂苓甘朮湯治之。失血家多是氣血虛。悸。水氣凌心者絕少。又曰正虛者邪必湊之。凡是怔忡驚悸健忘。慌忽一切。多是痰火沃心。擾其神明所致。統用金箔鎮心丸主之。

驚者猝然恐惕之謂。肝與膽連。司相火。君火虛則悸。相火虛則驚。蓋人之膽壯則不驚。膽氣不壯。故發驚惕。桂枝龍骨牡蠣甘草湯治之。恐畏不敢獨卧者。虛之甚也。仁熟散治之。又凡膽經

有痰則膽火上越。此膽氣不得內守。所以驚也。溫膽湯加龍骨、牛黃、棗仁、琥珀、柴胡、白芍治之。復有陽明火盛。惡聞人聲。聞木音則驚者。此內經所謂氣并於陽。故發驚狂者也。乃肝膽木火來剋脾土。法宜大瀉陽明之火。大柴胡湯治之。當歸、蘆薈丸亦治之。血家病驚。多是陽明火盛。病虛驚者。亦復不少。用以上諸方。又須兼顧血證。以盡其化裁。勿執桂甘龍牡等湯。而不知宜忌也。

健忘

健忘者適然而忘其事。盡心力思量不來。凡所言行。往往不知首尾。病主心脾二經。盡心之官則思。脾之官亦主思。此由思慮過多。心血耗散。而神不守舍。脾氣衰憊。而意不强。二者皆令人粹然忘事也。治法必先養其心血。理其脾氣。以凝神定志之劑補之。亦當處以幽閒之地。使絕其思慮。則日漸以安也。歸脾湯主之。若心經火旺者。是火邪擾其心神。治宜清火甯心。天王補心丹治之。亦有痰凝留於心包。沃塞心竅。以致精神恍惚。凡事多不記憶者。宜溫膽湯。合金箔鎮心丸治之。硃砂安神丸。加龍骨。遠志。菖蒲。茯神。炒黃丹。亦治之。失血家心脾血虛。每易動痰。

生火健忘之證尤多。

又凡心有瘀血亦令健忘。內經所謂血在下如狂。血在上喜忘。是也。夫人之所以不忘者神清故也。神為何物。即心中數點血液。湛然朗潤。故能照物。以為明。血在上則濁蔽而不明矣。凡失血家。猝得健忘者。每有瘀血。血府逐瘀湯加鬱金。菖蒲。或硃砂安神丸。加桃仁。丹皮。鬱金。遠志。

恍惚

癩狂 見鬼

大病傷寒之後。欲食不食。欲卧不卧。欲行不行。精神恍惚。若有

鬼神附其體中者名曰百合病。謂百脉一宗。合致其病。肺主百脉。肺魄不甯。故病如此。諸多恍惚。未盡名狀。必見溺赤。脉數之證。乃肺金受剋之驗也。仲景用生地。百合。滑石治之。此專言雜病。餘邪為患者也。失血家陰脈受傷。凡是恍惚不甯。皆百合病之類。總宜清金定魄為主。清燥救肺湯。加百合。茯神。琥珀。滑石。生地。金箔治之。地魄湯亦治之。或瓊玉膏。加龍骨。羚羊角。百合。或入參。清肺湯。加百合。滑石。

大凡夜夢不甯者。魂不安也。魂為陽。夜則魂藏。而不用。魂不能藏。故夜夢不甯。寤時恍惚者。魄不安也。魄為陰。寤時而陰氣不

足故恍惚不定。治魂以肝為主。治魄以肺為主。二者對勘自明。然恍惚驚悸惑亂怔忡癩狂皆是神不清明之證。且人身有魂魄二者。而所以主是魂魄者則神也。故凡諸證總以安神為主。安神丸。金箔鎮心丸治之。

語言錯亂為癩。多由喪心失魄。痰迷心竅所致。統以金箔鎮心丹治之。怒罵飛走為狂。由於火邪逼迫。心神迷亂。四肢躁擾。滾痰丸主之。

見鬼者癩狂之類也。陽明病。胃有燥屎。則目中見鬼。宜三一承氣湯下之。失血家。瘀血在內。亦譫語見鬼。以其同為實邪。故俱

能擾日之明也。桃仁承氣湯治之。

暈痛

傷寒雜病。頭暈痛者。風寒也。血家暈痛則多是痰火。誤用發散藥。鮮不增劇。

痰氣上攻。頭目沉重昏花。兀兀欲吐。首如裹物。右手脈實。陰雨增痛。是痰候也。二陳湯加防風、川芎、酒苓、薄荷、細辛、石膏治之。病重者消化丸治之。

火逆暈痛者。煩渴引飲。見火增劇。掉頭更痛。口苦。噤乾。溺赤。便

閉左手脈數是火診也。大柴胡湯治之。當歸蘆薈丸亦治之。輕則小柴胡湯加菊花。

以上所論皆暈痛之實證。又有暈痛之虛證。須分暈與痛之兩門。而後施治有別也。

肝虛則頭暈。內經云諸風掉眩皆屬於肝。肝血不足則生風。風主動。故掉眩失血之人。血虛生風者多。逍遙散加川芎、青箱子、夏枯草治之。或但滋肝臟。以為息風之本。左歸飲加牛膝、巴戟、杭菊、細辛、枸杞。

腎虛則頭痛。內經所謂頭痛顛疾。下虛上實。過在少陰是也。六

味地黄丸。加細辛、葱白、射香治之。若是腎厥頭痛。乃腎中濁陰上逆於頭上。實下虛。手足厥冷。宜腎氣丸。加細辛、葱白。此證之痛連齒入腦。與尋常微痛者不同。血家頭痛似此者少。宜用六味丸者多。

又曰。頭暈痛雖是兩病。失血之人。往往兼見二證。由於血虛則風動而暈。火動而痛。吾謂不分暈痛。亦不分治肝治腎。總以四物湯加元參、枸杞、菴蓉、玉竹、天麻、細辛、知母、黃柏、棗皮、牛膝。

眼目

目黃 出火 見鬼 昏花

眼為肝竅。又陽明脈絡所繞。故其為病皆肝胃兩經之咎。

眼珠黃者在胃經屬濕熱。甚則通身皆黃。小便必然不利。宜五苓散加茵陳、梔子、秦皮、黃柏、知母治之。在肝經是瘀熱。仲景云。衄家目黃者。衄未止。是血中有熱故也。凡是血熱者。其目多黃。四物湯加柴胡、枯芩、丹皮、蘇木、茵陳、紅花治之。目珠紅亦是瘀血。治與上同。

目中出火者。一是胃火亢甚。必兼口渴。身熱等證。犀角地黃湯加石膏、花粉、銀花、枳殼治之。一是肝火外越。必兼口苦耳鳴等證。當歸蘆薈丸治之。

目中見鬼者。一是胃有燥屎。目神昏花。三一承氣湯治之。一是
肝經血虛。蓄有痰熱。夜則譫語。大柴胡湯加桃仁丹皮治之。
目運者。肝之風火也。觀羊角風可悟。宜小柴胡湯加當歸白芍
防風菊花治之。眼花者。腎之陰虛。瞳神展。腎客熱犯之。時見黑
花。或成五色。宜地黃湯加枸杞硃砂磁石茯苓石決明元參知
母細辛治之。

以上所舉皆血家間有之病。其餘目疾非血家兼有者不贅。

耳病

陳脩園曰。腎開竅於耳。而腎脈却不上頭。腎與心交。假道於心。腑小腸之脈。以入耳中。名曰聽宮。為司聽之神所居。其形如珠。皮膜包裹真水。若真水破。而耳立聾。有為大聲所震而聾者。皮膜破也。或聾或不聾者。心腎不交也。宜磁硃丸以交心腎。有先耳鳴而後聾者。腎虛不能閉藏陰氣。室塞於陽竅也。宜六味丸去丹皮。加磁石、五味、龜板。令陰氣自感於本宮。不觸於陽竅。而愈。若外感暴聾。總不外少陽一經。足少陽膽脈繞耳輪。手少陽三焦脈入於耳。邪氣壅塞聽宮。為其所格。宜道遙散去白朮。加黃芩、半夏、生薑、竹黃、羚羊、玉竹。治之。風火交煽。宜防風通聖散。

肝火熾甚。宜當歸蘆薈丸。尺脈弱者。宜桂附地黃丸。尺脈數者。宜大補陰丸。俱加磁石。葛蒲。菴蓉。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非筆楮所能盡。

按上陳脩園說最明。但又有久病之人。以及產婦。中宮大虛。不能堵塞肝腎之氣。以致虛火上衝。而發耳鳴者。雖係膽與腎中之火。却要填補脾胃。以堵塞之。歸脾湯加柴胡。山梔。魚鱉。蓮米。五味。治之。四君湯加蓮米。芡實。苡仁。黃精。白芍。淮葯。亦治之。

口舌

五臟六腑。皆秉氣於胃。五臟六腑之氣。亦皆發見於胃。口者胃之門戶。故五臟六腑之氣。皆見於此。口苦是膽熱。小柴胡湯加黃連治之。口甘是脾熱。甲己化土湯加花粉茵陳炒梔茯苓枳殼厚朴枯苓石膏治之。口酸是濕熱。觀炎天羹肉過夜則酸。便知酸是濕熱所化。葛根黃連黃芩湯加防己茵陳木通滑石花粉雲苓治之。或蒼朮黃柏老連吳萸亦治之。口鹹是脾濕潤下作鹹。脾不化水故鹹也。二陳湯加旋覆藿香白芍檀香吳萸治之。胃苓湯亦治之。或六味地黃湯加旋覆牛膝白朮從腎中化水納之。下行以隔治之。口淡是胃虛。六君湯隨寒熱加減治之。

口澀是風熱。通聖散。去芒硝。大黃治之。口麻是血虛。聖愈湯加薄荷治之。口臭是食積之火。平胃散加山楂、神曲、麥牙、枯苓、石膏治之。口中糜爛是膀胱遺熱於小腸。熱氣不得下泄。故糜及於口。導赤散加花粉、二冬、銀花、燈心、前仁、梔子治之。喉腥是肺火痰滯。瀉白散合甘桔湯。再加射干、羌活、枯苓、杏仁、尖貝、二冬、百合、瓜霜治之。總而論之。口乃胃之門戶。總以治胃為主。宜分寒熱。用甘露飲。平胃散。加減治之。

舌為心之苗。而居口中。臟腑之氣發見於口者。多着於舌。故即舌胎可以診知臟腑諸病。傷寒邪在表者。舌無胎。在半表半裏

者舌乃有胎。入裏則胎結矣。故凡有胎。皆係內證。胎白為濕熱。小柴胡湯加花粉石膏滑石木通治之。胎黃為燥熱。犀角地黄湯加知母石膏花粉酒軍枳殼治之。黑胎芒刺為實熱。大承氣湯治之。若胎黑而舌滑潤者。乃水極似火。真寒假熱之證。四逆湯加膽汁人尿葱白治之。血家虛火。又宜地黄湯加肉桂牛夕五味龍骨以引導之。

又凡舌腫舌裂痛瘡等證。均是心脾火毒。瀉心湯治之。大清涼散亦治之。若舌根木強。或舌短縮者。皆是少陰經風邪內動。陰火上騰之候。地黃飲子加羚羊角治之。

上所論口舌諸證。血家間亦有之。要宜以血證為主。參以上各法。斯為本末兼權之術。

咽喉

咽喉為肺之關。胃之門。少陰心脈之所絡。肝經衝脈之所夾。凡此四經皆血之所司也。故失血家往往有咽痛之證。凡咽痛而聲不清利者。為肺火。肺主氣。氣管中痛。故聲不清利。甘桔湯加兜鈴。枯苓杏仁。尖貝。老連。寸冬。百合。薄荷。治之。凡咽痛而飲食不利者。胃火也。胃上口為食管。食管痛。故飲食不利。白虎湯加

銀花酒軍桔梗枳壳治之。咽喉作痛而上氣頰赤者肝經衝脈逆上之火也。宜玉女煎加旋覆射干再用鹽炒安桂少許以引火下行。喉中塞腫及潰爛皆是少陰心經之火。宜瀉心湯加豆根大力桔梗甘草薄荷細辛膽星牛黃治之。腫塞者外用人指甲雞內金急性子全蝎合巴豆沙過去巴豆再加火硝硼砂水片膽礬青黛老連枯礬吹上吐痰血即愈。潰爛者外用雄黃老連珍珠桑螵蛸寒水石牛黃硼砂射香吹之。又有梅核證在痰飲間參看。

再按血家咽痛多是肺胃虛火及衝脈火逆。吾於效嗽諸條言

之甚詳。癆蟲蝕咽。見聲音門。宜參漚。

聲音

失血家。初病失音。多是風火。聲音者肺之所主。肺金清明。則聲音顯明。失血家肺金陰虛。為火所剋。肺竅不通。鼻塞聲閉。若係外感。閉其氣者。宜小柴胡湯。加杏仁。桔梗。荆芥。薄荷。治之。若是肺中實熱。壅遏其竅。而聲音閉者。人參瀉肺湯治之。又有津液乾枯。肺痿葉焦。聲音嘶小者。乃失血之虛弱證。人參清肺湯。清燥救肺湯。治之。常用白密。尖貝。人參。胡桃。百合。蒸服。又有癆蟲

居於肺間。嚙壞肺臟。金蝕不鳴。喉中痰欬。喘熱難已。此為癆瘵。難治之證。宜百部人參。明雄。獾爪。白芨。百合。鱗砂。射香。桔梗。甘草。獺肝。鱧魚骨。治之。又凡癆瘵而咽喉破爛者。均在不治。總宜上方外用珍珠人參。牛黃。明雄。吹之。

夫聲音者。氣所從出也。氣根於腎。故聲音之出。實由腎生氣。不歸元則欬愈甚。氣愈乏而聲愈乾。宜以都氣丸主之。加人參。沉香。訶子。腎氣丸亦治之。

腹痛

血家腹痛。多是瘀血。另詳瘀血門。然亦有氣痛者。以失血之人。氣先不和。是以血不平而吐衄。但血家氣痛。與雜病氣痛有別。雜病氣痛。則痛之甚。血家氣痛。痛不大甚。但覺胸腹之中。不得和暢。有鬱滯結聚之形。宜逍遙散。加薑黃、香附、枳殼、烏、治之。再參瘀血痞滿門更詳。

痺痛

身體不仁。四支疼痛。今名痛風。古曰痺證。虛人感受外風。客於脈分。則為血痺。仲景用黃芪五物湯。以桂枝入血分行風。最效。

失血家血脈既虛。往往感受外風。發為痺痛。或游走不定。或滯
着一處。宜黃芪五物湯。重加當歸。丹皮。紅花。如血虛火旺之人。
風中兼火。外見痺證。內見便短脈數。口渴等證。則不宜桂枝之
辛溫。宜四物湯加防風。柴胡。枯芩。丹皮。血通。秦艽。續斷。羚羊角。
桑寄生。玉竹。寸冬。治之。血虛生風。往往而然。當歸。紅花。荆芥。酒
水煎服。

瘀血竄走四支。亦發疼痛。證似血痺。惟瘀血之痛。多如錐刺。脈
不浮。不拘急。此畧不同。另詳瘀血門。

又有周痺脚氣。痠濕走注者。皆係雜證。此不具論。

痿廢

痿者。足廢不能行之謂。分五痿治之。心氣熱則脉痿。筋縱而不任地。天王補心丹加丹皮治之。肝氣熱為筋痿。則筋急而攣。四物湯加羚羊角、續斷、棗皮、黃柏、地骨皮治之。脾氣熱為肉痿。胃乾而渴。肌肉不仁。四物湯加人參、山藥、枯苓、黃柏、澤瀉、雲苓治之。腎氣熱則骨痿。腰脊不舉。地黃湯及大補陰丸治之。肺氣熱則津痿。不能灌溉於足。疲茶不行。清燥救肺湯治之。以上治法。雖分五臟。而總係陰虛熱灼。筋骨不用之所致。欲熱之退。莫如

滋陰欲陰之生。莫如獨取陽明。陽明者。五臟六腑之海。主潤宗筋。宗筋主束骨而利機關。陽明虛則宗筋縱。帶脉不引。故足痿不用也。宜瓊玉膏加玉竹、煨石膏、石斛、花粉、珍珠、竹茹治之。玉女煎加犀角亦治之。然痿廢之原。雖在於胃。而其病之發見。則在於筋骨。凡虎骨、龜版、鹿筋、豬脊髓、牛骨髓、狗脊骨、碎補、牛膝、苡仁、枸杞、兔絲子、續斷。皆可加入。以為嚮導。痿證與脚氣有異。切不可誤用風藥。

遺精

世謂上吐血。下遺精。其病不治。謂其上逆下竭。立見消耗也。然病此者。但未沉久。猶可圖治。蓋遺精失血。雖是兩病。其實一而已矣。精者腎中陽氣所化。乃天一所生之癸水也。女子十四則癸水至於胞中。而衝任兩脈即通。將心火所化之血。轉輸入胞。與癸水交合。水從血化。是為月信。男子十六則癸水亦至於胞中。而衝任兩脈亦輸血入胞。與癸水合。血從水化。是之謂精。胞者精之舍。即血之室也。吐衄者是胞中血分之病。遺精者是胞中水分之病。血與水上下內外皆相濟而行。吾已言之屢矣。故病血者未嘗不病水。病水者亦未嘗不病血也。是以吐血多兼

瘦飲。瘀血亦變水腫。淋秘亦有下鮮血者。以血與水原相倚伏。耳精者。水之所化。遺精者。水病也。而又吐衄。是血亦病也。先吐衄而後遺精。是血病累及於水。先遺精而後吐衄。是水病累及於血。治法無論先後。總以治肝為主。胞宮乃肝之所司。精與血皆藏於此。治血者必治胞。治精者亦必治胞。胞為肝所司。故皆以治肝為主。肝寄相火。氣主疎泄。火熾氣盛。則上吐血而下遺精。地骨皮散加柴胡。胡黃連。知母。黃柏。牡蠣。龍骨。茯苓。蒲黃。血餘灰。治之。丹桅逍遙散加阿膠。龍骨。牡蠣。蒲黃。以平之。吐血甚而遺精輕者。以治吐血為主。生地黃散加金櫻子。牡蠣。治之。遺

精甚而吐血輕者。以遺精為主。地黃湯加血餘灰龍骨牡蠣治之。

仲景治遺精。有用天雄附子法。腎氣不納。心火不下。交於腎。有用肉桂法。皆陽虛之證也。若失血家。則多是火遺。即心腎不交。亦是水不濟火。其為夢遺。十之八九。蓋肝經火旺。則魂不內守。恍惚有見。亦有無夢而遺。仍屬相火之甚者。火甚則神不清。是以昏沉迷悶。不覺精之走失。此較有夢而遺者。其火更甚。毋得誤認為陽虛之證也。大補陰丸。加生棗仁牡蠣龍骨。按神治之。若氣不攝精者。其人必見虛寒之狀。不徒以有夢無夢為別也。

淋濁

淋者小便短數。淋瀝不通之謂也。單病此者自有諸書可考。血家病此特其兼見者耳。然二便為消息之門戶。若一閉塞則上中焦不得消息。故傷寒論有言急下者有言當利其小便者。有言有小便則生。無小便則死者。無一不吃緊於此。此水病也。水與血相為倚伏。吾已言之屢屢。單病血不病水者易愈。以水調則其血雖病猶有水以濡之也。若病血而又累及於水則上而喘欬外而腫熱下而淋濁均不能免。水病則無以濡血而血證

亦因以難愈矣。吾於尿血腫款諸條已詳言之。可以參看。

血家病淋。多是肺痿。肺主制節。下調水道。肺痿則津液不流。氣

不得下。而制節不達於洲都。是以小便不利。宜生地。百合。花粉。

知母。杏仁。桑皮。滑石。桔梗。猪苓。阿膠。草梢。治之。

血家血虛火旺。心遺熱於小腸。不能泌別清濁。則小便赤短。淋

瀝。導赤飲。加炒梔。前仁。老連。白芍。燈心。

脾土不化。亦能壅滯。使小水不利。五苓散治之。濕中挾熱者。去

桂尖。加茵陳。防己。黃柏。炒梔。

前陰屬肝。肝火怒動。莖中不利。甚則割痛。或兼血淋。宜龍膽瀉

肝湯加肉蓯蓉。或地黃湯加菴蓉、黃柏、前仁治之。若血淋則加地榆、蒲黃。

腎為水臟。膀胱為水府。腎中陰虛。水源枯竭。則小便不化。知柏地黃湯。少加肉桂以反佐之。若是陽虛不能化水者。金匱腎氣丸治之。

以上分別臟腑施治。即陳脩園以三焦為決瀆之義也。脩園用五淋散。統治三焦。吾謂不如分別上中下。而又各區臟腑以施治。尤為精細。

濁者小水不清。或白或黃。或青或赤。此如暑天洪水泥潦之類。

乃溼熱為之也。溼甚用胃苓湯。加黃芩黃連黃柏白芍治之。熱甚用茵陳梔子黃柏秦皮木通前仁防己草稍治之。

又有敗精為濁者。或由思淫不遂。或由淫而精停。宜萹萹分清飲。加鹿角屑。桑螵蛸。白芍肉苁蓉治之。

又有中氣虛弱。小便滴在地上。即變色者。宜六君子歸脾湯治之。

便閉

二便皆脾胃之出路。小便是清道屬氣。大腸是濁道屬血。失血

家血虛便燥。尤其應得。四物湯加麻仁主之。血燥者加桃仁酒
軍。氣燥者加杏仁枳殼。風燥者加皂角仁白芷。防風火燥者宜
加枳殼厚朴大黃芒硝。

大腸乃胃之關門。胃為燥土。若胃有燥屎而不下者。其責不在
大腸而在胃。其證口渴手足潮熱。或發譫語。三一承氣湯下之。
或四物湯加麻仁枳殼厚朴酒軍以滋降之。

又小便數而不禁。大便反閉者。名為脾約。謂脾津下泄無以潤
腸故也。仲景用脾約丸治之。丹溪謂宜清肺燥。肺清則小水有
制而脾得灌溉。宜用清燥救肺湯治之。

腎開竅於二陰。腎虛陰不足。無以潤腸者。宜左歸飲。加黑芝麻肉蓯蓉治之。

肺與大腸相表裏。肺遺熱於大腸。則便結。肺津不潤。則便結。肺氣不降。則便結。肺遺熱者。人參瀉肺湯治之。肺津不潤者。清燥救肺湯治之。肺氣不降者。清燥救肺湯。合四磨湯。再重加杏仁。或少加葶藶。以治之。與便血條合看自明。

此外又有瘀血閉結之證。或失血之後。血積未去。或跌打損傷。內有瘀血。停積不行。大便閉結。或時通利。仍不多下。所下之糞。又帶黑色。腹中時時刺痛。口渴發熱。脈帶澀象。宜用桃仁承氣

湯治之。或失笑散加杏仁桃仁當歸白芍。

瀉泄

失血虛癆最忌瀉泄。以脾胃敗壞不能任藥。且少納穀。胃氣將絕故也。雜病瀉泄用參朮薑苓。應手取效。此則薑朮補脾。轉傷其陰。下咽之後。立見喘熱。竟成枯骨矣。然使用滋陰之藥。則脾已瀉泄。益陰則愈動其瀉勢。必土崩不救矣。病至此者。吾莫如之何也。已擬用黃土湯作調停之計。效否不敢必也。

以上所論。乃虛極胃將絕之瀉也。如非胃氣將絕之瀉。便當按

證治之。毋得誤斷其死。以恐駭病人。

濕瀉者。如水傾下。腸鳴身重。其腹不痛。胃苓湯主之。

風泄者。大便不聚。或帶清血。八珍湯加粉葛。丹皮。防風。白芷。

寒泄者。腹中切痛。雷鳴。鴨溲。下利。清白色。附子理中湯主之。六

君子湯加薑附亦治之。

暑泄者。煩渴。尿赤。暴瀉。如水。越鞠丸加香茹粉葛。連翹。前仁。大

力。白芍。黃連。扁豆。枳殼。厚朴。生薑。合香。

飧泄者。米穀不化。香砂六君子治之。此與暴注完穀為肺氣迫

下者不同。暴注則水與穀食入即下。為熱迫。三一承氣湯。

食積泄者。瀉後痛減。臭如抱壞雞子。噫氣作酸。失血虛人。停食作瀉者。尤多。宜逍遙散。或小柴胡湯。均加山查。神曲。麥芽。萊菔子。治之。越鞠丸。平胃散。皆治之。又有泄血泄痢者。另詳便血門。又有腎泄。五更作泄。一名晨泄。乃色慾過度。足冷氣虛所致。宜四君子湯。加熟地。枸杞。兔絲子。巴戟。杜仲。故紙。肉叩。五味。棗皮。治之。豬腎一枚。加故紙。小茴。青鹽。燒服亦可。

飲食

水穀入胃。其濁者為渣滓。下出幽門。達大小腸。而為糞。以出於穀道。其清者。倏然而化。依脾氣而上升於肺。其至清而至精者。由肺而灌溉乎四體。為汗液津唾。助血脈。益氣力。為生生不息之運用也。其清中之者。下入膀胱。而為溺。此虞天民醫學正傳所論。其言水穀消化之道甚明。故全錄之。故凡食不化者。責之於脾。六君子湯主之。水不化者。責之於肺。二陳湯加防已。桑皮。桔梗。木通。治之。消渴者。肺火也。甘露飲。加花粉。治之。消穀者。

胃火也。白虎湯加老連人參枳殼厚朴生地治之。飲一溲二為下消。腎虛也。腎氣丸主之。食入即吐為火逆。瀉心湯加生薑竹瀝治之。但用水漱口而不欲飲者。多是經脈中有瘀血。宜四物湯加紅花血通乾漆冰片葱白桃仁治之。食入良久翻胃吐出。或不化而飧泄者。為脾不磨食。六君子湯加肉叩故紙吳萸五味治之。

夫人之所以能化食思食者。全賴胃中之津液。吾於總論已詳言之。有津液則能化食。能納食。無津液則食停不化。觀膈食病。食入反吐糞如羊屎。可知無津液則食不能化之故矣。觀噤口

痢咽乾津竭。食不得下。可知無津液。則食不能納之故矣。痢證
噤口者。另詳便血門。膈食不化。以及血虛津枯。不思飲食者。宜
用左歸飲。加花粉。人參。玉竹。黨參。蓮米。白芍。芝麻。治之。或葉氏
養胃湯。加人參。芝麻。花粉。當歸。淮藥。黃精。杏仁。治之。

一凡平人。內傷飲食。多是中寒。洞泄。治宜理中湯。平胃散。以溫
燥之。若失血之人。內傷飲食。則反多壅實。生熱之證。往往手足
潮熱。口乾。氣逆。衝脈作欬。若用溫燥之藥。不惟飲食不化。且更
加壅熱矣。用小柴胡湯。加枳殼。厚朴。大黃。輕則加萊菔子。麥牙。
越鞠丸。加減亦治之。

感冒

血家最忌感冒。以陰血受傷不可發汗故也。然血家又易感冒。以人身衛外之氣。生於太陽膀胱。而布散於肺。血家肺陰不足。壯火食氣。不能散達於外。故衛氣虛索。易召外邪。偶有感冒。即為頭痛寒熱身痛等證。若照常人治法。而用麻桂羌獨。愈傷肺津。肺氣益索而不能達。不惟涸血分之陰。愈以助氣分之邪矣。治惟和解一法。為能補正祛邪。宜先生其津。使津足而火不食氣。則肺氣能達於皮毛。而衛氣充矣。次宜疎理其血。使血分和。

則不留邪為患。而外邪自解矣。宜小柴胡湯加杏仁、荆芥、防風、紫蘇、主之。口渴加花粉。去半夏。身痛加粉葛。內動痰火者。再加茯苓、旋覆花。內動寒水者。另用蘇子降氣湯治之。

外感風寒客於肺中。外證已退。久欬不愈者。失血家往往有之。宜千金麥門冬湯。其麻黃搗茸。蜜炙。變峻為緩。以搜陳寒。寒客肺中。久則變而為熱。故用此方。或小柴胡加蘇子、薄荷、細辛。亦與麥門冬湯彷彿。

感冒甚重。傳變為熱者。宜照傷寒法治之。清熱攻裏。可以任量。惟失血家不得輕用。吐法戒之。

失血之人有狀似感冒而實非感冒者。由於肺痿氣虛時時洒
淅惡寒鼻塞流清涕。乃金被火剋。內塵外閉。衛氣不布之故。只
宜清養肺金。毋得妄用發散。以張火熾也。太平丸補散兼行。以
治之。千金麥門冬湯。小柴胡湯。皆宜。小柴胡湯通上焦之津液。
以調和榮衛。尤平穩而神奇。

瘛 掣 拘 急

瘛者。角弓反張。掣者。手足抽扯。拘急者。頭勾足局。肘膝相搆。傷
寒中風。凡遇此等。分三面治之。失血家亦宜分三面施治。而用

藥畧有不同。眉列如左。

角弓反張者。太陽經病也。無汗用葛根湯。有汗用桂枝加葛根湯。^家血病此多是血燥生風。筋灼而攣。麻桂皆其所忌。前方不中與也。宜四物湯加粉葛。防風。荆芥。獨活。羚羊。角。桑寄生。續斷。杏仁治之。

手足抽掣。口目斜引者。少陽經病也。傷寒中風。用大秦芩湯。此方風藥雖多。尚兼滋補。血家病此亦可借用。再加阿膠。羚羊。角。人參。花粉。以柔潤熄風。則與血家更宜。

面前拘急。屬陽明經。傷寒中風得此者。三一承氣湯治之。血家

得此為陽明津液大虛筋為之縮。法宜大生津液。玉女煎加花
粉。玉竹。粉葛。竹茹。人參。寸冬。白芍。枳殼。治之。
又曰。肝主筋。肝病則驚駭筋攣。今且不必縷分。總以治肝為主。
四物湯加羚羊角。冬仁。木瓜。荆芥。枯芩。治之。
此乃血家發瘧之治法。非通治諸瘧之法。讀者須知。

暑 疫

暑者濕熱合氣之謂也。熱蒸則濕動。濕鬱則熱遏。濕熱合化是
為暑氣。月令所謂土潤溽暑。此之謂矣。熱甚則心煩口渴。脈數

溺赤。濕甚則泄痢腫滿。喘急閉悶。病狀不一。總係濕熱二氣而
已。血家陰虛濕熱之邪。尤易感受。宜統以大清涼飲治之。濕甚
者。再加防已。雖不能盡暑之治法。然本此方以推廣之。可以得
變通之妙。

又有陰暑。實非暑也。乃夏月伏陰內動之寒症。毋循名而失實。
疫者四時不正。惡戾臭穢之氣。觸人為病。病氣又能傳染。是名
曰疫。沉冬則無。夏秋常有。其氣觸人。皆從口鼻而入。內伏臟腑
之中。發作則狀熱頭痛。變瘧動痢。狂躁腫急。不一其形。雖有外
證。不得發表。但解其裏。則表氣自和。清瘟敗毒飲加酒軍治之。

血家陰虛疫邪易發故並言之。另有瘟疫專書詳明者多宜細查閱。此第舉其大意耳。

食復

失血家胃氣清和津液自生火自降痰自順而病亦自愈矣。若傷飲食則中宮壅滯氣與火不得順利上衝於肺則為欬嗽外蒸肌肉則發熱內鬱於心則為煩。由是血不得甯因之復發。名為食復。宜甲巳化土湯加枳殼厚朴炒梔麥牙為主。欬者加柴苑寸冬五味杏仁發熱者加石膏知母心煩者加老連當歸腹

痛者加酒軍。已動血者加桃仁蘇木。或用逍遙散照上加減法。亦調和胃氣之善方。小柴胡湯亦可。

仲景治食復言有宿食者皆主芍藥大黃。義取二物力能推滯。蓋宿食不去不獨阻新食之進。且傷氣壅邪轉生諸疾。故主大黃以速去之。以免傷其正氣。勝查麴之功。千萬醫者須知此理。臨證庶有膽識。

夫失血之人所以易於停食者。多是胃中有熱。食多飲食既食之後。脾津枯少不能糜爛消化。是以易於停食。宜四君子湯加黃精淮藥玉竹花粉麥牙白芍生地甘杞當歸寸冬查肉蘿腹。

汁煎服此等治法。但讀東垣脾胃論者。斷不能知。

勞復

怒復

靜則氣平而生陰。動則氣躁而生陽。煩熱喘欬隨之。而作失血。病因勞動而復發者。十之五六。亟宜調息瞑目。以收斂浮動之氣。使陰生陽秘。而血乃不復動矣。人參固本湯。加蒲黃蘇木。治之。煩熱甚者。宜用地骨皮散。加炒梔蒲黃。喘欬甚者。宜人參清肺湯。治之。或三才湯。加五味雲苓沉香甘草。清燥救肺湯。亦治之。血復止後。多飲獨參湯。乾睡以息之。

怒復者。怒氣傷肝。相火暴發。而血因奮興。當歸蘆薈丸以瀉之。
龍膽瀉肝湯以清之。丹梔逍遙散以和之。小柴胡湯加牡蠣青
皮以抑之。血潮不止者。瀉心湯加當歸白芍沉香香附降香以
止之。十灰散用香附檳榔童便醋調服以止之。去血過多則陰
愈傷。火愈亢。怒氣愈不能平。宜當歸人參沉香香附生地五味
以大補之。少與之食以消息之。

總之失血之人。戒勞更要戒怒。醫學考辨有戒怒詩云。病家誤。
戒忿怒。忿怒無非些小故。血隨氣上要循經。猶如輕車就熟路。
吾臨血證多矣。每有十劑之功。敗於一怒。病家自誤。醫士徒勞。

上言言二天
堪發一歎。

時復

時復者謂血家春夏得病。至次年春夏復發。秋冬得病。至次年秋冬其病復發。值其時而仍病。故曰時復。夫人身五臟六腑。與天之氣運呼吸相通。原是一體。故天之陰陽能媾人之疾病。其實非天病人也。乃人身氣血先有偏盛。故感天氣之偏盛而病。遂作焉。

血家病得於春者。乃肝經血虛。火旺。春木之氣。內通於肝。肝經

感木氣而風動火發。故值春時舊病復作。其已發吐衄者。宜地骨皮散。加蒲黃。枯芩。膽草。杏仁。柴胡。荆芥。醋炒。大黃。治之。尚未發作者。預服丹梔逍遙散。加牡蠣。阿膠。龍骨。香附。五味。或用左歸飲。加阿膠。龜板。牡蠣。五味。以滋養之。使肝腎陰足。則火伏而不動矣。凡冬日春時得血病者。均宜用此法。以養肝腎。使陽氣封澁而不洩。斯病不發矣。又凡肝經火動者。必先有熱。蒸口苦。魂夢不甯。諸證。柴胡清骨散亦治之。

失血之病。得於夏者。乃心經火旺。次逢夏月復發。宜瀉心湯。加丹皮。蒲黃。生地。木通。草稍。降香。牛膝。其未發時。若見煩熱。即宜

預服生地黃散以遏止之。或天王補心丹以養之。又按夏月暑
盛病多發於陽明。以陽明主燥熱。暑熱相合。故多屬陽明。病在
陽明者。口渴身熱。煩燥便閉。惡聞人聲。脈勢洪大。以此為辨。其
吐出之血。亦必甚多。宜犀角地黃湯加粉葛銀花知母蒲黃酒
軍枳殼。若尚未動血。初覺發熱口渴者。玉女煎加虫退秦皮茵
陳枳殼。或先服甘露飲以養胃陰。免動燥氣。
秋乃金令。肺氣主之。凡失血家。至秋時皮毛收斂。未能秘密。往
往外合風氣。內壅熱邪。發欬動血。尤為容易。病家醫家皆須善
為調理。庶可補天再造也。若是秋時得病。是病本得於肺。次逢

秋月。本臟不潤。復發痿燥。而欬血者。清燥救肺湯。加生地。蒲黃。治之。人參清肺湯。加紫苑。當歸。蒲黃。亦可。葛可久。太平丸。既滋肺陰。兼清風痰。尤治肺良方。若肺氣鬱而不布。衛陽不外達。津液不下降。皮毛洒淅。寒熱作欬者。宜小柴胡。加荆芥。防風。桔梗。杏仁。蒲黃。蘇木。花粉。寸冬。桑皮。全皮。枇杷葉。治之。風寒客於肺中。久欬不止者。宜千金麥門冬湯。其麻黃搗茸。炙過。以搜陳寒。或重用太平丸。重加薄荷。亦和散之法。

冬令屬水。腎氣主之。此時陰氣堅凝。則陽氣潛藏。龍雷不作。若陰氣不足。則陽氣不潛。况此時陽氣皆入於內。人身陰虛者。既

多內熱。加以陽氣入內。兩熱相合。令失冬令寒凝之象。此與冬
行夏令無異。是以火迫血動而復發也。治法宜滋腎陰泄內熱。
使其陰凝。陽秘。復成為大冬之令。斯病愈矣。已動血者。玉女煎
加蒲黃丹皮蘇木。繼服大補陰丸六味丸以收功。乘其未發先
用麥味地黃湯滋之火之不藏。如三冬不雪。臘月鳴雷。潛納陽
氣。皆可加龍骨牡蠣。吾於衝脈言之甚詳。須參看。

凡物有根者。逢時必發。失血何根。瘀血即其根也。故凡復發者。
其中多伏瘀血。以及遇節氣。遇陰雨。而即蒸熱發動者。均是瘀
血為病。宜血府逐瘀湯。加乾漆桃奴治之。或用仲景大黃蟄蟲

丸少少與之。此理須知。方不為血證所瞞。

房勞復

血之運行聽命於氣。氣乃先天腎水之中。一點生陽。靜而復動。化生精血。若以房勞傷其精血。則水虛而火發。氣動而血升。烏在其病之不發乎。宜都氣丸。加麥冬。龜鹿膠治之。火盛者。大補陰丸。加鹿膠。桑螵蛸。海螵蛸治之。或加味虎潛丸。脾腎兼治。或三才湯。加桑螵蛸。秋石。海粉。黃柏。紫梢花治之。失血之人。以養息為第一。若不忍房勞。是自促命期。於醫何咎。

附抱兒癆論

世謂婦人有胎。復得欬嗽發熱骨蒸。或吐血。或夢交。名為抱兒癆。其胎不能孕滿十月。或七八月。或五六月。胎便萎墮。兒不長成。其母坐產之後。不得滿月。定然廢命。古書不見名論。俗醫又無治法。世皆以死證目之。而死者果相接踵。良可哀也。夫婦人懷孕。其氣血既給養胞胎。又加以病。再耗其氣血。一身之氣血無多。那堪兩件消耗。是以其胎不能長養。而母被胎困。又受病。侵雙斧伐枯樹。不死何待。顧其受病之重。誠如所云。而果得治。

法何難起死回生哉。吾妻病此。親手調治。竟得保全。始知抱兒
癆之所以不起者。失治之咎耳。夫婦人血和。然後有子。血病於
是胎病。治之之法。總視其證。有時以安胎為主。胎安則母自安。
有時以治病為主。病去則胎自固。據其見證。照病用藥。自無不
愈者也。大旨此病。世皆謂為極虛之證。而不知此病。多是實邪。
何以言之。蓋人身除腸胃中。皆不可有物塞碍。是以針砭刺穴。
停住片時。即能堵塞其氣。况胎乃頑然一大物。塞於下部。則氣
實而喘。氣逆而嘔。氣盛而為火。皆以其壅塞故也。夫人之懷孕。
不啻藏珍。而胎之病人。有如積塊。是以懷孕之脈。沉分搏指。亦

與下焦積塊之脈相似。第積塊攻而通之則實邪去而人安胎。則無攻通之法。是以不便施治。然有逆實之證。亦須消息以補兼攻。斯不至留病為患。蓋必擺脫一切拘禁而後可救。皆不能救之。死證內經云。有故無殞亦無殞也。則知不拘禁例。一意治病為安胎最上之法。故抱兒癆吐血逆滿。不須顧胎。直宜涼血泄瘀。丹皮。桃仁。皆所不忌。瘀血既去。則不壅熱。去舊生新。胎反得新血之養。若氣逆火甚。非尋常杏仁。枳殼。枯芩等藥所能治者。酒炒大黃亦間可用。又凡此病皆胎氣壅於下部。反而上薰肺金。直當其氣。故治抱兒癆以保養肺金為第一要法。清燥救

肺湯紫苑散主之。痰凝氣阻。欬逆不休者。豁痰丸治之。水飲冲肺。肺脹欬嗽。不得卧息者。葶藶大棗瀉肺湯主之。桔槎甯肺湯補瀉兼行。保和湯多補少瀉。皆宜酌用。此病發於胞中。其本在下。清理肺金。不過治標之法耳。然胎在下部。既不能攻治其本。則不得不重治其標。保助肺金。以敵病氣。雖病氣上薰。亦無碍也。且肺為華蓋。位雖居上。而通調水道。下輸膀胱。又主制節下達。大腸肺調。則大腸不滯。氣得從大腸而泄。則胎雖阻之。而上薰之勢。亦稍殺矣。肺調則小水通利。氣得從小水而洩。則胞中之氣。亦得從小水泄下。蓋膀胱者。胞之室。膀胱暢。則胞氣可借。

之得舒而上薰之勢亦少殺矣。若大便燥結者，急宜用清燥救肺湯，加火麻仁、白芍、肉苁蓉、枳殼、厚朴，當歸治之。若小便不利者，急宜用清燥救肺湯，加草稍、生地、木通、防己、知母、桑皮治之。且小便出膀胱，屬太陽經；主皮毛，大便出大腸，屬陽明經；主肌肉，二經調達，則肌肉皮毛之氣皆清理而不滯，自不發寒蒸熱矣。第皮毛肌肉之熱，屬氣分者，既可以免，而腠理之熱，屬血分者，並不關於二經。人身腠理之氣，乃三焦所司，三焦屬相火，內寄於肝膽，而下藏於胞室。今胞室既為胎所站，則相火上壅，而為嘔吐失血者，往往而然。相火之氣循經外達，壅於腠理，則生

寒熱甚則骨蒸。推原其故。以胞室為胎所站。相火不得任意游行。是以壅遏。此時不能奪去其胎。只得清泄胞中之氣。使相火有所洩。斯不致大壅耳。宜四物湯加黃柏知母赤苓澤瀉。皮草梢肉苁蓉。此是治胞室以滋相火之本也。外用小柴胡湯以和其腠理。蒸熱之甚者。可用清骨散以瀉之。此是治少陽以清相火之標也。是時胞宮不便重治。只合多清少陽。以重治其標。即不全愈。而亦殺其病氣矣。如欲胞室腠理面面兼治。則宜四物湯合柴胡清骨散治之。夫抱兒癆之病根。雖在胞。而其受病則在於肺。惟其肺金津虛。無以轉輸於下。是以胞中之水火皆

得泛上而為病。無論欬熱諸證。總宜大滋其肺。使肺津得調。肺氣得降。則胞中之水火。雖欲上逆。而亦不為害。救肺湯。紫苑散。太平丸。保和湯。人參清肺湯。阿膠瀉白散。可常服之。第胞宮之水火。上逆則病。見於肺。而水火之根。又實根於腎中胞宮之相火。腎中之陽也。胞宮之水陰。天癸之水也。須極力滋補其腎。使水化則不為痰。陰足則不動火。此為正本清源之治。腎中陰虛而火動者。則水結為痰。為欬。為腫。為淋。閉骨蒸。地黃湯加杏仁。五味。寸冬。桑皮。黃柏。知母。以清之。腎中陽虛不化水者。則水停為飲。為欬。為腫。為淋。閉清穀不化。宜地黃湯加故紙。杜仲。艾葉。

附片台烏沉香木通以溫其陽。若腎中痰火上逆之至。喘欬不止。胎亦上逼。照上用六味地黃湯加龍骨牡蠣鍾乳石牛膝半夏五味寸冬。失貝治之。此等墜降之藥。各書俱云墜胎。然無病之胎。固忌此等。今既有腎氣逆上之病。高者抑之。有病病受墜而下之。乃適當其胎之正位。胎反其位而不上逼。何墜之有。至於氣逆之極。發動吐血嘔欬呃噦諸般上逆之證。宜降氣者。枳殼厚朴葶藶櫛榔任量而施。宜降火者。酒軍胡黃連。知柏。膽草。隨宜取用。亦所不妨。况乎胎中吐衄。多因素有瘀血阻滯胎氣。兩不相容。是以動血欲去瘀血。凡桃仁丹皮靈脂紅花元胡等。

皆宜用之。若徒守拘禁與養癰成患。無異醫者。果能破除俗見。而參透其所以然。於治抱兒癆。何難起死回生哉。
又曰。用藥雖不必徒守拘禁。然亦須審病中病。而止。勿毫無顧忌。而不知輕重也。慎之。

夫胎之所以病產母者。以其衝脈為病也。衝脈起胞中。上屬陽明。至胸中而散。胎氣循衝脈入胃上肺。其病產母。凡一切嘔。欬。吐。衄。發熱。骨蒸。皆衝脈之咎。治衝之法。吾於吐血。欬血。產血。胎血。經血。欬嗽。諸門言之甚詳。能熟查之。自有活法。
產母之所以繫胎者。帶脈也。帶脈解則胎墜矣。若見腰痛之證。

則早用當歸白朮熟地淮藥杜仲故紙東皮龜膠黃柏黃芪知
母兔絲甘杞續斷雲苓治之其餘帶脈治法詳經血產血門產
母既病抱兒癆困憊之極胎不能保則亦無須存胎但以安
產母為急歸芎湯加入參糯米苧根阿膠聽其安可也墮亦可
也胎既下後但照正產按法治之去瘀生新自無不愈
再按抱兒癆產前已大虛耗一旦產後必見險危之證較之尋
常正產更宜預防一汗出不止獨參湯救之浮熱脈大者加附
子以引陽入陰此雖胎前常病火爆而至是陽氣欲脫不得仍
照火爆治法四物湯加黑薑亦是從陰引陽之法皆可審用一

喘促為氣脫之候。參附湯加五味沉香治之。一血崩為血脫之候。歸脾湯加血餘灰。椶灰。海鯨。蛸魚膠治之。亦有怒動肝火而血崩者。歸脾湯加柴胡。山梔治之。此三危證。正產有之。病抱兒癆者。在所必有。醫家病家皆宜預防。

夫胎前屬實熱。產後屬虛寒。平人大抵然也。至於病抱兒癆者。胎前之病。無一非熱。至於產後。則不盡虛寒。蓋胎前已病。陰虛而產後去血過多。其陰愈虛。發熱發欬。尤屬痿燥之極。若徒守產後宜溫補之說。鮮不促命。宜左歸飲加阿膠。花粉。百部。人參。寸冬。玉竹。五味治之。骨蒸欬逆者。團魚丸治之。陰虛火動。挾水。

飲而上干者。四物湯合二陳湯。再加柴胡。枯芩。薑汁。竹瀝。竹黃。膽星。金箔。牛黃。治之。其餘雜證。均照產科治法。自無不愈。茲所論者。乃抱兒癆。產後之治法。與正產畧異。然亦第舉其端。尚待醫士擴而充之。

一凡治抱兒癆。必先熟吾書中經血胎血產血諸門。而於各女科。又有參酌。庶克有濟。

一凡抱兒癆。須在初病時。即行調治。治或未愈。而用藥不錯。庶幾產後可以治愈。如不知治法。則產後必亡。醫家病家。兩宜慎之。

以上所論抱兒癆治法已具大畧而內中又或加外感則雖照血家感冒之法加減治之或加內傷則雖照血證飲食諸法加減治之或添怒氣而病增則宜照怒復條內所用諸藥治之或加房勞而病劇則宜照房勞復條內所用諸藥治之法外有法難以筆傳。